

由峪道河到泰山

由峪道河到泰山

馮先生近像



馮先生警語

我們的國家，快要亡了；我們還不努力，就要當亡國奴了！

我們的種族，快要滅了；我們還不拚命，就要滅種了！

我們四萬萬人的國家，被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的國家，欺負得像孫子都不如，我們只有努力革命，纔能救國家，救人民，並救自己！

編者的話

十九年討蔣的軍事結束以後，國家在獨裁政治局面之下，更紛亂得不可收拾。年來農村崩潰，教育破產，盜匪遍地，各處災荒……真所謂『茫茫浩劫，何可修極！』馮先生因為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能實現，更感覺到過去的失敗，由於革命理論不很健全，乃退居山林，努力研究社會科學，以充實革命理論，並在讀書之暇，實際考察農村生活，以做解決整個中國問題的參證。

「九一八」的槍聲，正好似午夜的一聲號角，青天的一聲霹靂，驚醒不少中國人的迷夢。民衆們都從昏暗中爬起，積極準備着齊赴戰線，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做殊死的鬥爭！然而這些可憐的民衆們，深知道媚外的政府，沒有抗日的決心，散漫的革命隊伍，感到無人領導的痛苦，於是各民衆團體函電交馳，紛紛籲請馮先生出山主持抗日大計。

馮先生一向爲國奮鬥，寧能在這國難萬分嚴重的時候，息影山林，所以急遽地離開汾陽，跑到南京，並本着個人素日的主張，提出救國方案，希望各方「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半年以來，由山西跑到南京，由南京跑到上海，再由上海回到南京，轉到洛陽以致病在徐州，風塵僕僕，奔走國難，不遺餘力，卒以執政者不能破除成見，接受先生的主張，政府對日政策由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變爲不交涉不抵抗，終至於妥協投降，屈服到底。抗日會取銷了，義勇軍解散了，日貨在中國又暢銷起來了！上海一戰，犧牲不少的愛國健兒，終因爲沒有接濟，不得不撤退了！東三省三十萬同胞已做了亡國奴，無算數勞動者的血汗築成的繁華上海，已燬成一片瓦礫場。馮先生的抗日計劃，至此又絲毫不能見諸實行，更因爲數月來心力交瘁，亟待休養。所以在三月二十四日登了泰山。

馮先生消極了嗎？不，決不！一個革命者，絕對不會因爲前途遇到障礙，便會消極

馮先生怠惰了嗎？不，更不會！我們知道馮先生充滿了革命的熱情，滿腔的熱血，無時不在沸騰着，燃燒着，絕不會對於革命工作稍有怠倦！

馮先生出山，是爲的救國，不是爲的分贓，所以主張不能實現，便不得不另闢途徑。而這一段歷史，編者相信他不是馮先生個人的平凡歷史。

馮先生的主張，是救國的主張，所以有讓國人普遍知道的必要，因此編者將追隨先生由險道河到泰山一切見聞的經過，整理起來，爲的是記實，所以有什麼寫什麼，並不顧及有無對人的防礙，希望全國被壓迫的同胞們，能認清現況，團結一致，在死中求出路！

劉彰 二十一，六，二十，北平。

緒言

馮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

簡單的答覆：可稱之爲是富有責任心與革命性的愛國男兒。

從他的歷史：可以作有力的證明。在辛亥革命時代，他位不過管帶，即欲肩起北方革命的大任。民國以來，在北洋系的重層勢力之內，不爲其所同化，更不爲屈伏。討袁之役，獨立於四川；復辟之役，先馬隊誓師而起義於廬房。在安福系當權之際，以一旅之衆，敢停兵屯和於武穴，十三年舉行首都革命，驅逐溥儀出宮。十五年以國民軍獨與各反動軍閥在京津南口等地作殊死戰。十六十七年間，國民黨左右派紛爭迭起，幾使北伐大業，功敗垂成，而馮以饑寒交迫疲敝異常的第二集團軍獨力搏戰，且歷任陞海平漢各線之主力。十八年馮以反對投降外交及獨裁政治，蔣餌以兩湖地域及行政院長而不受

，終反對到底，其有擔當，不妥協之革命精神，可以從這些事實中隨時找得出證據來。其革命精神之來源，當然由於愛國家，愛民族，愛民衆而來。屢次的革命事實，固然是由於統治階級禍國殃民與外族侵略的反響。即由馮及所部的積極表現。於極細微的事物中，都可見其愛國愛民的精神，如「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我們是爲取消不平等條約，誓死拚命。」載之於全體官兵之胸章臂章。

所以馮之息影於汾陽峪道河，並不是放棄了責任與革命精神，尤其是受責任心與革命精神的驅使，驅使他去研究革命的理論與實際，去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根源，去考慮未來革命的出路，近年來——自作一度研究後——所發表的言論及著述，就可見其研究成績之一般。由此可知馮之隱居峪道河，正是加重責任心，培養革命精神與力量。

馮爲愛國愛民而革命，愈革命愈不能不感情於國家與民衆，即愈使其自覺責任之重大，此其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後，不能不離開汾陽的最大原因。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九一八事變以來，使全中國都感受亡國之危，而東三省
的三千萬同胞，眼看已淪入亡國奴地位，凡為中國國民的，都應當亟起立圖救國，何況
責任心最重的馮先生，能忍心如越人視秦人一般，還優遊山林嗎？這就是責任心的驅使
馮先生離開汾陽。

九一八事變發生，南京政府力主不抵抗，致暴日接二連三的，進佔我土地，殘殺我
人民，我們把當時的重大事件，按日記下，可列為以下的一個表：

九月十八日 佔瀋陽。

十九日 佔安東，長春，營口。

二十一日 佔吉林。

二十三日 佔通遼 並侵入新民西巨流河。

二十四日 日飛機炸錦州。

緒 言

緒言

四

二十五日 日飛機炸白旗堡，同日，佔洮南，日政府並決定繼續增兵。

二十六日 日飛機炸溝帮子鐵嶺錦縣。

二十七日 日軍脅其金鏡等，組織地方總會。

二十八日 日軍強迫改組吉林省政府。

二十九日 日人鼓動東省獨立，同日，日艦至海州臨洪口示威。

十月一日 日軍赴開原，追擊王以哲部。

二日 日軍大隊開通遼，圍襲錦州。

三日 瀋陽日軍聲明否認錦州省政府，並接濟土匪軍火。

四日 日本接濟白俄軍火，使擾中東路。

五日 日本四大艦開瀾，日軍在四平街徵糧，運軍火。

六日 本莊繁實言日軍決不退出，並通令屠殺中國青年，日閣議急派艦隊。

中瀾漢，鎮壓華南抵貨運動。

七日 日陸戰隊陸續到瀋漢，日機飛錦州，日軍在巨流河開砲示威。

八日 日機炸錦州及哈爾濱各地。

九日 日軍鐵甲車開通遼，並埋地雷炸路。

十日 日機偵察唐山，日水兵在秦皇島登陸示威。

十一日 佔田莊台，日機飛榆關，並偵察錦朝線。

十二日 日軍攻昌圖城，並派兩縱隊來華。

十三日 日機由彰武追擊王以哲部，又炸打虎山溝帮子。

十四日 日軍助張逆海關佔台安。

十五日 日本向榆關增兵，並炸秦來等地。

十六日 日軍助土匪攻台子村，日機偵錦州及尚慮島等地。

緒

言

五

十七日 日水兵在漢演巷戰，三日艦到營口。

十八日 遼吉日軍大演習，又以飛機偵錦州。

二十日 日兵車圍巨流河。

二十一日 日軍多門師助張逆海關再戰。

二十五日 日閣議決本既定方針，南陸相表示不郵軍事行動。

二十九日 日軍封鎖四洮路。

十一月一日 日軍鐵甲車砲轟通遼城，並強提營口鹽款。

五日 日軍直向黑軍攻擊。

六，七日 洮昂路在激戰中。

八日 天津日租界暴動發動進攻中國官署。日憲兵佔第三區署第六警察所。

九日 天津日軍向華界任意開大砲。

十二日 佔昂昂溪。

十八日 日軍向黑軍總攻擊。

十九日 佔黑垣。

二十五日 佔新民。

二十六日 天津日租界便衣隊又出擾。日軍澈夜開礮，二區六所又被佔。

十二月九日 日機炸營溝路。

十一日 日本向榆關增兵。

十六日 日機又轟炸通遼。

二十一日 日軍開始攻擊錦州。

二十三日 日軍又佔田莊台鎮，並砲擊車站。

以上種種耗類傳，然而南京政府又怎樣呢？不特不抵抗，並且永不作軍事準備，只一

緒

言

七

殊的哀求國聯，馮先生早知國聯不足恃，於復孔祥熙的電報中，就指明國聯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機關，所以主張自決，自行備戰，主張武力收復失地，只有用武力纔能收復失地，可是南京的當局，那肯聽這種諍言？馮先生以在野之身，僻處鄉隅，救國有心，亦無從着手，所以富於愛國心，富於革命性的馮先生，不避危難，毅然出山；這是爲實現救國主張，而不能不離開汾陽。

當時南北正於滬上議和，全國青年，紛紛赴南京請願示威，獨裁自專的蔣介石。弄到沒有辦法，就以一走了事，而中樞陷於無政府狀態，各派的團結，又缺少一種樞紐；在國難嚴重時期，這種狀況，更是萬分危險，所以馮先生更不能不速赴中央，再出其辭旋寧漢，完成北伐的手段，以一片至誠心，使大家重新團結，一致對外，以救危亡，所以精誠團結，世禦外侮，就是馮先生數月奔走的目的與口號，這是救國禦侮的苦心，使馮先生不能不離開汾陽。

弱國縱外交，是懼外媚外者文過飾非之辭。弱國亦有革命外交，革命外交以民氣爲後盾，馮先生於復汪精衛及所著馬電詮釋中已言之，當時民氣正盛，政府正應運用之，倚賴之，使政府真正與民衆合一，自不難懺悔；深恐政府抑壓民氣，與民衆對立，釀成亡國之痛，遺萬世之悔，故馮不能不立即出山，提倡民氣，使政府能真正代表民衆，故主張由民衆團結，監督政府，這便是救國爲民的意志，使馮先生不能不離開汾陽。

加以民衆的督促，各方的敦勸，四全大會的邀請，所以馮先生離開汾陽，而離開汾陽及往來京滬洛徐各地的言論，其要點大約如下：

- 1 備戰，與武力收復失地。
- 2 精誠團結，共禦外侮。
- 3 恢復民衆運動，由民衆組織，監督政府。
- 4 政治合理化，與經濟合理化。

不特言論如此，其行動亦本實現此目的而發，故在京席不暇暖，即匆匆赴滬，即欲促進汪胡蔣孫暨其他各派的大團結，這項工作，雖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在錦州告急的時候，即立促中央各委員返京，負起救國的責任來，於最短期內，即組成特委會，與提出絕交備戰的討論，所以當時馮便不辭中央所推戴的軍事委員會的職務，在軍事委員會中一切救國的軍事計劃，都是由馮先生提出的，如國防區的劃分，國防的配備，以及十萬大軍援滬的方略，收復失地的軍事計劃，皆馮先生所手擬，然因受意外的阻撓，竟使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等於廢紙，決議成爲具文，然馮先生仍希望實現其備戰與武力收復失地的救國主張於萬一，所以在極度的悲憤與疲勞所釀成的大病中，猶扶病往來於洛徐京道上者數次，及到二中全会，正義完全戕滅，致無結果而散，將武力抗日主張中的實際性，消滅無餘，只見什麼國難會議，參政會議等敷衍場面的呼聲。明知二全會的代表，雖然有一部分以國家存亡爲懷，但多數仍爲獨裁者的御用品；但既由會議形式造

成，使抗日主張不能實現，馮先生既不肯俯首一氣的向帝國主義投降。反對亦於事無補，只有潔身而退，以國民資格從事救國運動，且可將久病之身稍事休養，以便有健康之體魄報國。這便是馮先生到泰山的本原。

假使馮先生的主張實現了，則東北的現狀，最低不致於陷義勇軍於自生自滅之境。上海的戰事，也不致於因後援不繼而失敗，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不致低落到現在的模樣。追憶往事，想全國同胞，當同聲一歎，不過馮先生並不因此而墮心，並且因此更加努力。常謂今日方為中國革命之起點，凡國民均應加倍努力。

總觀馮先生由崆道河到泰山，為救國難而來，不能實現救國主張而去，光明磊落，一己毫無所圖，毫無所私。對各方個人間，均無絲厘恩怨存其間。彼以為「長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果真有抵抗之意識存其間，主張者亦可自圓其說，以求諒解於國人，惟抵抗須有事實來證，姑待彼輩之證明。不然，則狡辯者必啞舌，自謂我何

腎主不抵抗？甚至將誣加力主抵抗者以阻撓長期抵抗之罪名，徒自內部紛擾，無補於國。以後自有真憑實據以證長期抵抗及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真偽，爲國人所共知。惟堪憂者國難遷延愈深，補救愈艱耳。——這一點希望全國同胞合力打算，及早着手，纔能挽救萬一。

至於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完全是客觀態度的記實，不特對任何方面未加褒貶，即措辭亦極平淡，無一字半句有煽動性，當爲讀者所共見，惟讀後可知馮先生由陰道河到泰山的來去事實，所以就命名爲由陰道河到泰山。如要更多知道馮先生的主張，可以在此介紹馮先生幾部著作，爲讀者參攷：

1 馮電詮釋

2 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3 馮玉祥日記

目次

編者話

緒言

一出山以前

山居生活

目

次

一

目次

二

山居雜詩

九一八事變

致各方文電

二 由峪道河到太原

到汾陽城中及在汾講演辭

接見太原慘案代表

各方代表歡迎入太原及蘭村陪閱

三 由太原到豐台

正太路上

與鮑文樞談話

與新聞記者談話

四 津浦路

在津談話

赴京宣言

經過濟南

兗州閱兵

由徐州到南京

舟中講話辭

五 出席一中全會

向全會之提案

目

次

三

目

次

出席全會演講辭

六 由南京到上海

到滬情形

在滬講演

答各新聞記者問

復蔣袍澤書

與汪精衛兩次談話

與孫哲生談話

七 回到南京

組織特種委員會

四

返京後談話

分電江胡蔣

在中央紀念週報告

汪蔣到京

八 由遷都到洛陽

軍委會議決要案

電催請孫胡等北上

函慰十九路軍

九 兩次回到浦鎮

第一次到浦

目

次

五

目

次

1 滬戰情形

2 民氣一般

3 援軍情形

4 山阜小會

5 滬行未果

第二次到浦鎮

1 徐州會議

2 會議情形

3 病牀生活

4 聯名電蔣

5 再到浦鎮

六

6 抗日內幕

7 緊縮政策

8 電復張允榮薛篤弼

十 由浦鎮到洛陽

二中全會背景

大會情形

汪夫人之革命談

再病

辭內政部長

二中全会提案

目

次

七

十一 由洛陽到泰山

離開徐州

韓石等到泰山看病

接見記者

再辭內長

函各要人表示態度

謝絕汪精衛餽贈鉅款

爲貧民辯護

優遇殘廢官兵

一 出山之前

一 馮先生的山居生活

或許有人以為馮先生因感到政治上沒有出路，便隱居山林，養晦待時。這種說法是完全對馮先生不曾認識，編者現在把個人親自看到先生的山居生活寫在下面：

馮先生的生活是極有紀律的，這不待編者報告，大家當然早都知道。所以先生自到汾陽峪道河一年以來，每天差不多都是過着一樣的有紀律的生活。先生起牀最早，朝陽尚未升起，便已嗽洗完畢，每天除却按時讀書寫字以外，便親自種菜牧羊和農人談話。

1 家內佈置，先生買得農人土屋數間，做為住宅，因不合衛生，曾略加修改，所以農家的風味，依然存留，竹籬茅舍，水車石磨，矮桌長凳，草席板牀，屋內除却幾張畫

桌幾幅字畫和數張名賢格言以外，沒有什麼點綴。

2 同居者，先生的同居者除李德全女士及子女四人以外尚有僑交數人。

3 飲食，先生布衣粗食，一如當年。每天所用的飯，多是些山蔬野菜。先生因見到近年來農人生活日就貧困，革命前途尚屬遼遠，更感到有儉樸的必要，所以生活務求一般農人化。

4 讀書，先生深感到過去革命的失敗，由於理論不很健全，所以從各處聘請學者數人共同研究社會科學。先生讀書最勤，每日至少讀二百頁，於每頁讀完恆做切實之討論，務使理論與經驗實際合一。讀後並將個人心得，感想，批評，及質疑之處，寫在書上。及作讀書劄記日記。在讀書之餘，則看報，寫字。

5 農村考察，先生是窮人出身，最高興和鄉民談話，調查農人的生活，測驗農人的心理，尤注重農人之思想。

6. 普羅詩歌，先生出身平民，一生生活，從未離開平民立場，而時刻以求得平民之幸福為意志。先生雖未嘗專事文學工作，但感想所至，輒抒發為詩歌，不獨別有風格，且處處可看出先生胸襟與抱負，尤其特色者，即先生之詩歌，不帶絲毫「有閒階級」的紳士氣，刻刻不忘平民痛苦，純潔革命情操，流露于文字間，極為深切豐厚，茲擇錄山居隨感詩歌數篇如次：

二 先生山居時的雜詩

▲天明雀叫

天將明 鵲雀鳴 聲音洪亮 此呼彼應 好似為救民飢寒喚人醒 好似告人春色草
青青 好似捨不得那將隱避的星星

天方明 鵲雀聲 叫響深林 如訴不平 不勞動的萬貫纏腰 真勤苦的一生反受窮

(一) 出山之前

(一) 出山之前

四

人的世界這般不公

天方曉 鴉雀叫 聲音柔麗 和諧同調 好似讚美其住室如蓬島 好似報告我野外

空氣好 好似催促我讀書當起早

天方曉 鶯雀啾 聲音美好 有低有高 好似告訴我須求知識方能救同胞 好似告

訴我對同胞要慎交 好似告訴我受人的欺騙遭人誹

天已明 鶯雀飛 展翅高歌 獨立自爲 春夏秋冬彈指間 要求真理還須努力前程

救世不爲名與利 赤裸裸的犧牲

▲挖煤者

飢寒交迫找工作 半肩行李自背着 行行看見一街市 立足徬徨苦思索

『找工作 來問我 挖煤一日一元多』 聞得如此好活計 低聲下氣託人說

六元大洋作定錢 拉扯入窖二人伴 窖口矮小站不起 僱僕前行腰欲斷

每次負百斤重 若不足數打得疼 飯價奇貴吃不飽 一進煤坑冷如冰
不准請假不准走 有病仍然不罷手 十人入密九人死 這種地獄那國有

▲甘地

印度 印度 被英國吞滅了爲亡國奴 可憐四十萬方里的國土 可憐三萬萬人的民
族 無日不被人剝削 無日不受人殺戮 眞痛苦 眞痛苦 何時方能跳出英人的鍋爐
甘地 甘地 爲祖國獨立運動 創立不合作主義 手織土布自服用 英國貨品概不
要 消極抵抗力量重 帝國主義無法使 逮捕下獄受痛苦 幹到底 幹到底 不怕不能
達到你的目的

不平 不平 爲印度不平 爲甘地不平 大凌小 強欺弱 不講公理是真理不明
被壓迫的大聯合 大家起來打不平 打不平 打不平 終能成功了世界革命

▲無神

(一) 出山之前

(一) 出山之前

六

本來即無神 只有自然真 古代人無知 萬事皆禱神 或是下了雨 或是發病瘋
或是起了風 或是死了人 天旱與虫災 山洪淹莊村 婦人不生子 奶奶前叩問 若是不發財 趕把財神奉 種種不明白 全把神名稱 不知求真理 真是愚民忱 古有梁武帝 廟內三捨身 後來國亂了 餓死在廟門 不聞前清時 禱后迷信深 起了義和團 惹來八國軍 割地又賠款 死傷百萬人 科學大發明 信神不可存 泥胎與上帝 均是驅愚民 相面與算卦 風水地葬坟 男巫並女巫 荒謬尤絕倫 科學觀宇宙 世界無鬼神 惟有靠自己 方才自然真 新舊基督教 多把愚民騙 有的作偵探 假名救窮人 一般信教者 信仰更單純 美洲本紅種 今日快斷根 印度亡國後 悲慘不忍聞 我們爲自救 首先醒愚蒙 不但國不亡 民族亦興盛 信佛與信鬼 均是殺自身 從此信真理 努力奔前程

▲ 愚吾父

吾父本家寒 幼時值亂年 吾祖病臥床 醫藥均無錢 巢湖去摸魚 歸來買藥煎
謀生作瓦匠 度日更艱難 洪楊佔南京 大江南北亂 逃難背祖母 幼稚行路艱 肩挑
兩個筐 姑叔坐裏邊 過湖用木盆 住廟在夜間 途遇二女子 避亂到河邊 年均十七
八 無法渡河干 祖母念哀求 命父快救援 二女既得救 拜倒祖母前 女云德難報
爲婦亦心甘 祖母告吾父 父言不可欺 吾本救人急 何敢聞此言 後幫張家忙 濶少
練石刀 每日起床晚 牛肉常作飯 雖有老師教 石刀進步難 吾父作農工 暇時親習
練 老師亦願教 意在助貧寒 考期已來到 濶少空三箭 石刀舉不起 功名落孫山
吾父箭三發 箭箭中紅圈 石頭舉過頂 考取武生員 糗子來到家 祖母爲大難 賞錢
拿不出 待客用雞蛋 後到軍隊中 曾開西北邊 軍出新疆日 無水正八天 各措生紅
薯 止渴又療飢 歸來到濟寧 駐紮並訓練 吾母方歸來 家庭快樂年 次年生吾兄
軍戰同回南 轉年又北來 軍駐新集間 生吾在新集 不久來清苑 帶兵築河堤 永定

(一) 出山之前

河南岸 唐官屯挖河 前後數月工 中日戰爭起 光緒十九年 預備攻守事 軍隊開大
沽 隔年戰停了 割地又賠款 南港築砲台 工作整二年 軍隊同保定 歸併又改編
二月上衙門 城門冰滑湖 馬千扎破腿 養了三月天 安肅去住防 我亦隨身邊 不久
又歸併 我家中閑 我兄出門去 一去不歸還 我父携我行 行時無盤川 萬分不得
已 我父自回南 送別劉家廟 父子哭一天 一航隨風去 我心如油煎 回南曾大病
生命幾危險 及至接北來 光緒三十年 韓家堡暫住 馬姓友招待 不久到馬廠 兄嫂
侍堂前 光緒卅一年 我開到南苑 接我父同住 寄居在槐房 我父忽得病 夜夜患失
眠 延醫勤診治 隨治隨生痰 病至十二月 十五那一天 棄我長眠去 我哭又悲天
我爲無父人 今已廿五年 我父係貧苦 我父係家寒 我父係孝子 我父極清廉 我父
係俠義 我父抱忠肝 我父極慈愛 我父極有胆 我爲念我父 心中不能安 本日嘗禁
食 思念何敢忘 現已年五十 禁食常頭眩 德全苦勸我 不可徒自傷 我今不禁食

紀念在衷腸 我欲爲孝子 立志教苦寒 我欲爲志士 身心全供獻 我欲爲正義 打破私有產 只要救同胞 那怕尸萬段 紀念我父日 決心誌不忘

▲大工廠

好大的工廠 好大的工廠 烟筒高有幾十丈 烟筒高有幾十丈 玻璃的大窗 渾磚的大房 每日不知賺了多少大洋 七歲八歲的孩子彼此高唱 這是我爸爸蓋的房 這是我爸爸修的牆 爲什麼我們分不着大洋 爲什麼沒有我們住的房 爲什麼我們的肚皮餓的慌 爲什麼我們身體凍的慌 我們真不明白啊 回家去問一聲爹娘

▲康莊

黑雲片片在東南方蕩漾 西南方放射着熱烈的太陽 正南正北浮現着薄雲如傘如扇 寬闊的藍天碧波一樣 微風吹來夾帶着快意的涼爽 一對一對的小燕正在空中翱翔 歡暢

今日是五月節的端陽 許多食黍人曾知道爲什麼把他害 屈原獨醒獨清的心傷 悲憤的熱腸 愛國的忠良 一生葬在汨羅江 爲着一姓的江山存亡 他這樣的狂歌自喪 我們爲着全人類的世界該怎樣

我們未曾普遍的向着人們宣揚 我們是怎樣愧對你的好榜樣 也是人們太善忘 割地賠款的事 誰還每天提那一筆賬 科學不重真理不講 國因民窮到處掙扎 生產多是三千年前模樣相仿 盤天黑地的大人先生們還在驕奢淫逸的得意洋洋

少數享受階級和外國大資本家一樣 多數的人民只有貧弱的下場 此間沒有汨羅江 但是真正革命者決不投江而亡 通輯，被鞭打傷，或是頭上養了一槍 我們有樂意的歡唱 更看爲是應當 不問黑雲在那一方 不問是誰在翱翔 只要能把真理伸張 打破一切私有現狀 造成經濟平等的大道康莊

▲日本二百同盟工人餓死

餓死 餓死 二百同盟工人餓死 你們爲什麼餓死 你們爲何不信神 爲何不任命
更爲什麼與資本家抗爭 在他們眼中你們應該受窮苦 爲何不象牛馬作工一聲不訴
餓死 餓死 二百同盟工人餓死 你們何嘗是人 你們都是商品 天皇是資本家的
權威 上帝替資本家作傀儡 你們應該餓死 因爲今天的世界還不是你們的

三 「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發生，數小時內喪失我遼吉兩省百萬方里膏腴之地。先生聽到這種不幸消息，真是悲憤萬狀，寢食俱廢，當時曾手書七言韻文一紙，（如下）其文曰：「
國恥日深民日困，強盜當權尚鬼混，誠實儉樸全不要，甜言蜜語欺騙民，忽然日本已進
兵，十餘日內佔三省，要知遼寧民多少，一千四百萬有零，東西一千三百里，南北一千
八百零，八 六萬多方里，此是遼省之面積，吉林民衆有多少，五百五十多萬人，東西

一千八百里，南北相距八百程，八十八萬多方里，此是吉省之面積，黑龍江省是怎樣，地方更寬土更長，人口到是有多少，五百萬人尙有零，東西二千八百里，南北二千八百程，算來多少是面積，一七八萬餘方里，三省民衆共多少，二千五百萬稍弱，三省面積共多大，三百五十萬方里，許多人口許多地，不到半月被搶去，北方叫出不抵抗，國聯公道南京唱，一叫一唱且苟安，不久人地將送完，父老家中養鷄犬，不爲守夜爲下蛋，可憐我們老百姓，食菜吃糠日節用，養了許多賣國漢，來了外侮袖手看，焚殺搶掠隨敵意，兄弟牛馬姊妹奸，良心血性愛國漢，你們將雖如鷄犬，誰不甘作亡國奴，自動起來作老虎，自己起來自己幹，糾合同志團結堅，自私自利剷除盡，救國救民爲自任，有誰甘心作走狗，殺死壞蛋除禍根，有誰敢作禍國事，首先把他快打死，有誰不盡他本分，大家即須殺他身，國事已到萬分緊，不容袖手作閑人，不論老少與男女，即刻快要都奮起，快奮起來快奮起，各拿家伙上前敵，若問今天是何日，廿年十二月七日」連日山中

空氣萬分緊張，馮先生夜與山中的好友，共同討論應付國難的辦法，並答復各方來電，希望一致團結，共赴國難。茲附廣州國民政府電：爲復孔祥熙電告全國同胞書；復熊希齡電致各民衆請共赴國難電；致汪精衛贊成救國會議電；致汪精衛陳述救國主張電各一件。先生之愛國熱情，革命人生，讀下述之文電，便可知道大概。

四 致各方文電

上廣州國民政府電

廣州國民政府鈞鑒，此次日軍襲據遼吉，其陸海空軍大舉出動，烽火所及徧於沿江沿海各省，我國領土被佔，人民被屠，主權淪喪，亡國滅種之禍，即在目前，誠宜捐除成見，一致對外，合全國之力，決必死之心，以抗暴日，庶乎有濟，惟是外侮之來，雖由有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而蔣氏個人實不能辭其咎，其歷年以來禍國殃民種種敗政不論

矣，僅就外交言，十七年濟南之役，日軍無端起釁，蔣以國軍總帥，幾被俘擒，玉祥時方督戰豫北，聞訊馳赴，始決繼續渡河北伐之計，方泰安黨家莊之會，蔣捐天誓日，聲淚俱下，誓息內爭，共雪國恥，不謂翌年三月，遂對第四集團軍挑戰，五月，毒鋒轉向第二集團軍，竟要求佔濟日軍延期撤退，十八年中東路之役，魯莽滅裂，始則欲以外交轉移國人視線，不可戰而挑戰，既戰而不力戰，使地方一隅當防萬里之重，所謂中樞未派一兵一卒參加，終之遂爲城下之盟，此次日軍暴舉，處心積慮，蓋非一日，如萬寶山案朝鮮慘案中村事件，皆出於日方一貫之陰謀，而蔣昏然不覺，除紙面抗議以外，更不作事實上戰守進退之計，夫不能戰，守可也，守不能固，全師而退，訴之國際正義可也，奈何大敵當前絲毫不作準備，及至日軍攻擊令一下，不崇朝間，舉遼吉兩省百萬方里膏腴之地，數千萬之民衆，數萬萬之軍資庫藏，拱手以資敵，而猶以不抵抗主義自作解嘲，甘地聞之能不笑死，蔣氏數年來擁兵造亂，摧殘袍澤，對內戰何其勇，對外何其怯

邸，今蔣氏方淫亂自飾，絲毫不自明其誤國禍國所當負之責任，反斤斤於革命爲義務非權利之說，百計苟存，懸棧不去，其意若曰，天災如此慘厲，人禍如此嚴重，外交如此危迫，艱難重任，集於我之一身，我去則國必亡，故我不能去也，試問蔣氏當國多載，國病民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共匪猖獗，何人玩寇坐大，水災慘重，何人疏忽堤防，外交危迫，何人喪權媚外，與虎謀皮，不亦謬乎，方今國難當前人心激憤，苟非絕無心肝，何忍再生內戰，玉祥之愚，以爲以前政治上之是非可以不問，北伐完成以後內戰再起之責任可以不究，一切個人間之恩怨得失，可以不記，惟是決不可讓誤國禍國之禍夫、長久當國，更貽未來無窮之禍，辛亥之際，總理以政權讓袁，自甘恬退，終有民四帝制之變，日方乘隙以二十一條迫我，國幾不國，前事之鑑，甚可懼也，今日之事，必須實行國府諸同志馬電主張，力促蔣氏即日自動下野，實現全黨全國大團結，同德同心，一致對外，爲救亡圖存之最後準備計，似應在統一政府下，組織強有力之軍事委員會

，集中指揮全國軍隊，並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國民會議，以解決一切對內對外之根本問題，喚起各級民衆；組織義勇軍，準備總動員，以期雪此大恥，還我主權，諱將愚慮所及，敬呈國府，察速定大計，挽救危亡，舉國幸甚，馮玉祥叩敬。

爲復孔祥熙電告全國同胞書

全國各報館，各學校，各民衆團體並轉全國同胞公鑒，頃復孔庸之先生一電，文曰：萬急，南京上海探投孔庸之先生台鑒，號電敬悉，遠承下問，慚愧之至，日本出兵遼寧，此間已有所聞，凡有血氣，莫不痛心，惟推原禍始有不得不直言者，十七年北伐完成之後，誓以區區之誠，與介石團結一致，以革命的立場，圖國家之建設，乃介石欲造成其獨裁政治，消滅異己，殺戮同志，黨國先進，多遭毒手，御用大會之後，更與本黨主義背道而馳，離開民衆，背反革命，玉祥於此灰心失望之下，不得不聯合國內革命力

量，而爲討蔣之運動，自是以後，介石倒行逆施，變本加厲，以數萬萬之公債，購買無數軍火，對黨內同志，對國家軍隊，施以殘殺之慘，而南京政府，更以民脂民膏，供其貪污之濫用，開最近尙瀕往外國現金數千萬，定購大批殺人利器，繼續其窮兵黷武之傳統政治，對土匪則故意縱容，對個人黨羽則嗾使搜刮，吸收膏血，對水旱災則只說空話，坐視不救，使同胞數百萬皆遭慘死，陰險殘毒，言之痛心，至於外交方面，濟南慘案請日緩撤兵於前，對俄事件又失敗於後，繼之以萬寶山事件，數月以來，猶無結果，而朝鮮墨西哥排華舉動，亦視若無視，亡國外交，可恥孰甚，此次日本出兵遼寧，介石決不能辭咎，此爲國人所共見，徒以介石手握殺人威權，凡敢公言，皆遭殘害，敢怒而不敢言耳，玉祥爲國家存亡計，爲人民痛苦計，決難爲諱，以上所說，僅就所知述其大概，閣下與介石之親，所見所聞，當較更爲詳盡，此任何人不能爲介石辯護也，欲謀救亡，惟有介石即時通電認罪，即行停職，聽候國民公判，始能統一革命力量，一致對外，

(一) 出山之前

先行對日絕交，準備對日決戰，表現人民之真意，方今外患緊急，間不容髮，編外政府，以數年來網裁之政治，釀成空前之外侮，反躬自問，所司何事，若有天良，能不愧死，尤視顏尸位，爲國民羞，甚且喪心病狂，更欲假借外交，以冀轉移國人視線，而遂其投機之迷夢，試問過去之外交失敗，既已如此延誤，則將來失敗之慘，必更有甚於今日者，豈真欲將四千餘年之中國，完全斷送而後已耶！事急矣，請與介石圖之，玉祥深知，直言摻彼之怒，君等將謂我爲共黨爲赤化，謂我爲勾結外人，然爲國家計，爲人民計，不論君始評我何罪，致我何地。即用十五世紀之野蠻烈火燒我，我亦必本真理以告君等，言出愚直，尙請原諒，馮玉祥梗等語，茲特公諸國人，玉祥更有不得已於言者，謹爲我全國同胞申述之，玉祥連年討蔣，蓋深知蔣氏之專橫暴戾，陰狠險毒，對民衆則甘言欺騙，壓迫殘殺，對輿論則操縱箝制，顛倒是非，對軍隊則縱橫挑撥，利誘威脅，對外交則認賊作父，妥協屈辱，流氓身手，恐非將國事國人斷送淨盡不止，故玉祥年來討

蔣，歷歷頓挫，此志不渝，此次外患之來，實由蔣政府歷年壓制民衆，誠心聽外所致，一旦暴發，不思亟圖抵抗之力，以贖既往之罪，乃漠然視之不以爲辱，猶爲無氣骨，無人格之言，曰：聽候國聯，主張道德，主張公理，試問中國數十年來精受帝國主義壓迫之慘，國際公理，究竟安在？國人稍有知識者，皆知國聯組織，不過一列強宰割弱小民族之屠場耳，危難至此，尙作夢囈，足徵蔣政府只能爲帝國主義之傀儡。決無絲毫救國之能力！吾國同胞，亟應猛醒，否認媚外政府，從速組織代表民意之機關，各抒意見，共救危亡，團結全國民衆之力量，一致對外，督促全國軍隊開赴前線，及各重要口岸，正式抵抗口帝國主義之侵略，而爲正當之防禦，毋此無上之奇恥，中國存亡，在此一舉，玉祥不敏，誓死與全國同胞共赴國難，粉身碎骨，義無返顧，更望全國輿論界不畏強禦，大聲疾呼，奮起圖存，國家幸甚！馮玉祥梗。（二十三日）

（一）出山之前

復熊希齡電

熊秉三先生道鑒，梗電敬悉，遠承辱教，愛護國家，意溢言表，此次日本出兵東省，佔領我國土，殘殺我人民，財耗之下，肝胆欲裂，凡有血氣之淪，急應投袂而起，同仇敵愾，雪此奇恥，况玉祥宿以反帝國主義爲志，救國之事，決不後人，惟來電所云，應泯私恨之語，竊有不得不爲先生言者，玉祥處世素以利人爲懷，自問對任何人，均無私恨之可言，來電或係影射介石，介石對人，喜挾私恨，此人所共知，而玉祥對介石，只知有公義，決無所謂私恨也，如介石之叛訐汝爲，逐汪精衛，禁胡展堂，囚李任潮，方叔平，遂張向華唐孟遜，壓迫李德隣白建生等；此皆黨國柱石，曾屢盡力於革命，而介石以懷獨裁之野心，皆一一排擠而去之，以致孫哲生古香芹蕭佛成鄧澤如諸同志；均不能不削席遠引，再舉革命之旗；而與之立於反對地位，若不以主義爲重，此等事於玉

祥個人均無關係；更何私恨之可言，又如介石操政以來，對黨則篡竊，對人民則殘害，財政則以聚斂爲能，用人則以親私爲準，舉公債累數萬萬，有無絲毫建設，水災害及七千萬人，究其責任歸誰，况復以金錢爲誘餌，墮軍人之志氣，以之對外則棄甲而走，是介石在濟南之事實，以之則共則屢戰屢崩，乃介石在江西之努力，殃民誤國，至于此極，若不計公義，則玉祥個人所受壓迫有限，亦無私恨之可言，至于外交方面，目覩介石之舉措，玉祥與全國人民只有爲國痛哭悲哀，更無所謂私恨者，舉國志士爲革命犧牲者累累，其最大之目的，爲取消不平等條約，介石以媚外乞憐之故，竟忍爲帝國主義保留之，而各種慘案之解決，又復悉仰外人之旨意，並國人之救國運動，亦所在禁止，如南京慘案之賠款，濟南被日人佔領屠殺之後，反承任西原借款，解散反日會，取締抵制日貨，最近墨西哥排華運動，萬寶山事件，朝鮮屠殺華僑等案，皆一任帝國主義爲所欲爲，故介石之政府，已完全成爲帝國主義之工具。無可諱言，是以此次日本佔領遼寧，

大肆屠殺，介石等既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爲名，反爲日本壓服我國民之救國運動，惟日哀求國聯會，嗚呼！宰割弱小民族之國聯會，能代中國求獨立者乎，能代表中國打倒該會常任理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爲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故玉祥對介石之關係，決無所謂私恨，玉祥屢次討伐之者，乃激於公義，早知彼之誤國殃民，必遺害于無窮，不幸言中，以有今日，舉國人民固當禦外侮，然若任帝國主義之工具依然存在；甚至以政權委之，而欲救國家於危亡，此不待智者亦知其不可能也，余主張介石及國事負責者應停職待罪，國人應否認南京政府，皆籌思至再，爲公義而不能不言，蓋不如此不足以與帝國主義者拚死戰，不如此國家又必爲帝國主義之工具所驅使，盡人皆知，余決無絲毫之私恨，存乎其間，不然，先生試憶介石十六年之去職後，何以能返國任事，非玉祥所歡迎者耶，當時以爲介石退職後，或有進益反悟，故爲統一革命戰線計；擁之出任總司令職，此非介石對余所有私惠，亦爲公痛已矣，今日之主張打倒

之者，亦若昔日擁護之耳，不解何爲私恨，惟國事亟矣，願先生以救國之苦心，居于高瞻遠眺之地位，指導一班人民認清利害，而知癩結之所在，勿爲帝國主義及其工具所愚弄，并希時賜宏論，指示救國之方針，苟真有利於國家，玉祥雖紛身碎骨亦所不辭，敬佈區區，諸希亮察，馮玉祥啓。（九月廿六日）

致各民衆請共赴國難電

萬急，全國各學校各民衆團體，各報館，并轉全國同胞均鑒，頃致汪精衛先生一電文曰：「上海汪精衛先生惠鑒，奉讀蒸電，知先生主張由人民團體選舉代表，組織國民救國會議，以其赴國難，環誦之餘，無任敬佩，值茲外患緊迫之時，非集中全國人民之力量，一致對外，無以救亡圖存，蓋外交之後盾，不僅在於武力，尤應恃諸民氣，大如土耳其之復興，小之如漢口英租界之收回，豈當時武力果能超諸帝國主義之軍備耶！故

望此項救國會議，得早告厥成，結四萬萬同胞之合力，共負救亡之責，庶幾外交方面，得民衆爲後盾，舉國同趨，方能實現國民外交，復興之機，在此一舉，弟願與先生共圖之！弟馮玉祥叩銜」等語，當茲國難孔亟，存亡所關，凡我同胞，人各有責，至希全國同胞，一致奮起，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謀出路；時機已迫，惟速圖之！馮玉祥刪。

致汪衛精電

密，轉精衛先生惠鑒，頃閱先生主開人民救國會議，是誠當前極要之舉，溯自東省事變發生以來：瞬將三月，南京毫無辦法，只知國聯是賴，對國人則粉飾敷衍，欺騙壓迫，致使外患日趨日烈，存亡之機，繫於一髮，舉國人民，忍無可忍，咸思以必死之志，赴國難而圖存，惟望先生破除一切障礙，使此項救國會議，得早底於成，然後可與禍國政府絕緣，免再爲所誤，庶能本全體人民之意志而決定對外大計也。特貢鄙見，並候明教！弟馮玉祥叩元。

覆汪精衛等馬電

汪精衛孫哲生伍梯雲李文範諸先生惠鑒，錯電敬悉，効忠黨國，共濟時艱，甚佩甚佩！蔣如下野，則弟對諸兄之下問，敢不貢一得之見，今日國家遭此極大之恥辱，人民受此極大之殺戮，吾人必有極真誠之決心，極澈底之覺悟，極耐苦之工作，極刻苦之奮鬥，極儉樸之自奉，處處注重實行，事事爲大多數勞苦同胞設想；以必死之精神，持久之毅力，共赴國難，始能將此難局打開，否則過此以往，將不知伊于胡底也。茲特將所見縷陳如次：一，無論外交之情形如何，不可不努力於備戰二字，先作充實國防之準備，設立國防局，集中各軍事領袖及專門家，共同速籌國防計劃，劃分國防區域，所有全國軍隊，由中央選擇精銳配置于各重要地帶，其老弱者，與各地民衆結合担任後方交通，各地治安由警察民團義勇軍等負責，統一兵工廠，移設腹地，此皆爲備戰之急務，而

不可緩者，然已往革命諸戰役，爲革命而死者無撫卹，殘廢者無安置，受傷者無嘉獎，有功者無記存，以致傷亡殘廢者，其父母流爲餓殍，其妻室或竟流離，其子女則出賣于入市，過去種種事實具在，軍心民心之失，多由于此，實有首先顧慮之必要，各官兵雖遇有外侮當前，亦不免後顧之憂，以爲此時欲激動軍心，以堅其信，而鼓其勇，則應首先對於十五年來之陣亡者，國建國祠，鄉建鄉祠，以昭其忠，其父母妻室子女應有撫卹，以安其遺族，殘廢者應有殘廢優待，及工廠之設備以全其生活，凡此皆應專設機關，派委員辦理，撥定專款，限三個月內辦有極大之成效，不效則處辦事人以懲罰，此實爲打倒帝國主義而備戰中極大之事，而不容坐視者。二，過去一切把持操縱攀援請託之輩，皆竊居高位，其真正革命有功之人員，或則被擠而投置閒散，或則貶職而無以爲生，應迅速查明起用，俾得爲國效力。三，恢復黨的民主制，整飭黨的紀律，而後黨員精良，行動一致，不致爲私人之御用品，方能發生黨的效用。四，首都似應遷于適當地點，

以免帝國主義砲艦之威脅。五，恢復民衆運動，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恢復各種民衆組織，加以軍事訓練。六，厲行減縮政策，裁併駢枝機關。七，實行財政公開，應用預算決算制度以重公帑而防濫用。八，嚴訂官吏瀆職貪污之懲罰條例，以清吏治。九，擬定生產計劃，以合全國人民之必要消費爲原則，國營對外貿易；奢侈品由國家專賣，並加以購買之限制。十，嚴訂累進之所得稅，及遺產稅。十一，規定公務人員之最高薪，及農工之最低薪。十二，製定社會保險法，專設機關，以實際施行。十三，改正教育計劃，培養國家需要之人材，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之機會。夫如此，而後能抗禦外侮，而後若革新內政，而後能人安其業，而後能增加生產力，而後可言生聚教訓。區區之見，未審諸先生以爲如何。肅此敬復，並候明教。弟馮玉祥叩馬。(二十一日)

(一) 出山之前

二 由峪道河到太原

一 到洛陽城中及在汾講演辭

先生自從國難發生後，無時不在焦灼之中，一月以來各方敦請出山的電報如雪片飛來，此次蔣介石通電下野，各方更紛紛推派代表來汾，表示擁戴。先生爲貫徹個人之救國主張，並徇從各方之請來，遂於本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與楊愛源氏代表傅覺民等乘汽車，離峪道河來汾，下榻於軍官學校。並即赴舟會閣 擬共赴南京開會，茲將當日來汾情況 詳述於後。

各界歡迎，先是駐汾之軍官學校校長李興中接峪道河電話謂先生將下山，立即命所部砲兵團手槍團教導團等，準備整隊赴北門外迎接，消息一佈，汾市頓呈活躍之狀，當

地民衆及各界人士，除一方懸掛黨國旗及貼標語表示歡迎外，一方又整隊赴城外預備歡迎，冀一瞻仰此革命領袖。軍校校長李興中及礮兵團長劉田與張人傑鮑剛兩師長十餘人，佇立於土堆上接候，此外軍校全體學生，城內各中小學校全體學生及礮兵團全團紛紛整隊排列，沿途除有少數警察及軍校少數學生擔任維持秩序外，別無警戒，一時歡迎者越來越多，各機關代表亦相繼至，人山人海，極一時之盛，至二時半，先生乘汽車來到，車離城稍遠即停，先生遂於軍號悠揚，及歡迎者歡呼鼓掌聲中下車步行，並頻頻點頭還禮，當時軍校校長李興中介紹與各界代表一一握手畢，先生即且行且說：「真不敢當」歡迎民衆亦莫不敬禮有加，一老者見先生走到面前時，即歡呼曰：「你真配做我們的領袖」！蓋受先生精誠所感動也。先生體格極雄偉，頭戴灰色本國製的小毡帽，（汾陽本地製造的）衣藍布短棉衣，與鄉農無異，行至城內時，沿途民衆歡迎，途爲之塞，至軍校前，民衆仍隨其後，戀戀不忍去，先生遂派代表向衆宣告曰：「明日再與諸君會

面。」衆始散去，先生遂入軍校休憩。

次日汾陽各界上午十一時舉行歡迎馮先生大會，假縣文廟內召集，到黨政軍各機關各學校各民衆團體及市民等共三萬餘人，十一時許，馮先生披藍布大衣，偕鮑剛張人傑張繼南桂馨劉鹽訓及各代表入場，各民衆團體代表致歡迎詞後，即請馮先生講救國大計，略謂這次東三省的事變，乃帝國主義侵略小民族之必然的結果，不是一種偶然的遭遇，因為我們國內一班文武官吏，向來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賊來不抵抗，賊去不關門，又怎能不引起別人的侵略！這次蔣先生因為民衆的要求，通電下野，把政權仍然還給我們一班老百姓。從此我們一班老百姓的責任，也就因此更形加重了，今後政府，必須建築在民衆身上，然後才有力量，才能够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剷除軍閥政治。和平統一，只是我們的手段，抗日救國，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僅要有和平統一的政府，還要有和平統一的革命政府。只有革命的政府，才能擔當起這種救國的大任，民衆力

量是真正的革命力量，民衆運動，是惟一的革命方法，我們今後要盡力來加緊我們的民衆運動，擴大我們的民衆組織，以監督政府，甚而至於完全主持政府。我是一個平民，我也是民衆之一，我們大家都是一條戰線上的同志，願大家從此共同努力，共赴國難云，攝影後始散。

在汾陽軍官學校講演

馮先生於出席民衆歡迎大會之後，又在汾陽軍校講演，其辭云：很久沒有和你們見面了，這一次我是秉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精神出來的，所以想趁着這個機會，來分析一下此次中日事變的原因及其背景，以及我們今後所應有的準備。日本朝野上下，向來就只有兩條向外發展的路線，一爲海洋政策，又名南進政策，以南洋爲目標，一爲大陸政策，又名北進政策，以中國的滿蒙爲目標，自近年來，南進政策，受英美德帝國主義

者之極力的抑制，鬱不得伸，於是遂轉而專致力於北進政策，不幸的中國，便恰好富着這個衝要，不幸的滿蒙，更恰好富着這個衝要中的衝要，所以這一次的中日事變，並不是一種偶然的遭遇，乃是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和吞滅弱小民族之一種預定的步驟！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我們斷定日本必按照其預定的步驟，由瀋陽而吉黑而錦榆而熱河，更進而關內，築其侵略的保護防禦線，第一步即先肅清關外之華方勢力，來完成其向來所謂滿蒙政策，不達目的，是決不休止的，要制止他的暴行，必須有一種實力的準備和實力的抵抗，或可稍有成效，決不是同床異夢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幾個空洞的決議所能制止的，因為他們對於中國，也和日本一樣，抱有一種侵略的目的，只能站在自己分贓的立場上來說話，固沒有制止日本暴行的勇氣，更沒有制止日本暴行的決心，所以當事變發生以後，我即通電主張對日備戰，作實力的抵抗，惜乎此種主張，至今還沒有見諸實行，而坐視爲吾人洞見之日人軍事計劃，竟能毫無障礙地完成，痛心實在到了極

點！

於此便可知這一次的中日事變，和甲午庚子諸役，其危險尤加重大！簡直是一種亡國滅種的開始！因為現在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弱小民族之侵略，已愈加緊張，愈加迫切，不獨需要經濟上的榨取，還企圖經濟利益的獨佔，因此遂要求獲得政治上的管理、來保障他自己經濟上的特殊權利，同時即防止其他帝國主義者在該地域內之平衡的發展，換一句話，就是要使原來的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變為真正道地的正式殖民地。

根據上述歷史背景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和中國，在事實上，已經成了一個絕對的敵人，因為日本軍閥不滿足其帝國主義的發展，必須完成其所謂大陸政策，必須對華侵略，同時中國要從國際帝國主義者的束縛中求得獨立自由，也必須首先和日帝國主義者作一次殊死的鬥爭、換一句話，就是非戰不足以救亡。除此以外，還有一條可走，

就是中國忍受了他的要求，給他一些特殊的權利，以和緩他目前的暴行，然後再徐圖其他，這種主張和見解，在現在極流行極普通，尤其合於一般擁兵自衛而不願對外打仗的軍人的心理，但我認爲這是剝肉補血的辦法，恐怕結果是自己剝而劍仍不補，且更潰決而無法收拾。所以歸根結底，我還認爲非戰不足以救亡！

自然在這國難當頭，而國內和國際的情形又極複雜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冒昧地言戰，尤其是對外交戰，不單只是軍事問題，還有政治外交經濟諸問題夾雜在內，即拿軍事來說，設備也極貧乏，不啻言戰的資格，但是勢逼處此，不備戰你就能制止日本人得寸進尺的野心麼？你今日給他滿蒙的特權，以緩他暫時的暴行，能够保障他將來不再向中國其他各地侵略麼？戰亦如此，不戰亦如此，與其坐而待亡，我們又曷不一戰以保存國家的國格呢！這是就和戰兩問題來說的，我們遠不必去反對和議，但我們却應該先立下以武力爲外交後盾的決心，再就最近犬養毅芳澤整原等言論來看，一則說中國的軍官大

都是軟骨頭，必不主戰，再則說中國庚子甲午諸役，均答應外人的要求，懲辦所謂禍首，現在中國朝野上下，亦必無人先冒大難，敢於主戰，他們並不說中國不能戰，只說中國必不戰，於此即可知他們的軍事行動，也含有一半威脅的意味在內。更就中國的內部情況來看，凡國家備戰之最大的痛苦，就在戰時的狀態中，動員的範圍太大，經濟方面和社會秩序方面，均須受到影響，生活感到不安，所以古人有窮兵黷武之戒，意即謂縱使對外勝利，也是功不補過。可是近幾年來，我們的國內，由張家口到廣州，由西康到上海，又那裏有一時一刻，人民不在戰時的狀態中過生活呢！所以拿現在國內的情形來看，對外交戰與否，對於人民生活，與社會秩序，及國家元氣等問題，是不致發生多大變化的，因為中國人民，本來常常過着戰時戒嚴狀態的生活，同時年來國家的收入和人民的血汗，也本來就大部分消耗在炮烟彈雨之中，到不如把這種犧牲，移之對外，或者還可獲得一點相當的代價。拿例來說：年來上海金融界，幫助當局，銷售公債，不知

幾萬萬圓，而這幾萬萬元，又大都用在買飛機槍炮和發軍餉三項上面，假設這些飛機槍炮的對象都是日本人，恐怕遼吉各地，也不會喪失得這樣輕鬆便當了。所以現在的對日備戰，並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我之所以積極主張對日備戰，就是想把對內的戰爭，移之對外，因為即使不對日備戰，對內的戰爭，也仍然是不會停止的。當東北的事變發生以後，陝西的軍隊，並不聞因之而受影響，仍然開到甘肅去作無謂的內戰，便是一個很痛心的例證。假設把雙方都調去援助馬占山，這種效用，又有多大呢！

至於中國現在是不是能够作戰，關於此問題，我認為精神上的缺乏，較物質上的缺乏，尤覺重要。現在的中國，並不是士兵不願戰，是軍官不願戰，並不是士兵不能戰，是軍官不能戰，不是小官不願戰，乃是大官不願戰，不是次大的官不願戰，是極大的官不願戰。軍官爲什麼不願戰不願戰呢！犬養毅芳澤幣原等已爲我們解釋得很明白了，我

(二) 由峪道河到太原

認為要補這種缺點，只有人民起來，形成一種具體的組織，來監督政府，監督軍隊，然後才能作戰。因為這樣才能有真是非，有真是非，方能教忠懲奸，激勵士氣。中國年來的軍隊最壞的就是士氣，因為他們均在利誘之下，過慣了生活，投機取巧的，常常得到好的享受，效忠救國的，常常受到無謂的犧牲，好友以此相勸，父兄以此相詔，結果自然是使他們漸漸要向投機取巧這條路上走去。所以我們現在如果不用民衆的組織，來判斷真是非，把利誘的頹風挽轉過來，則日人的金錢，比我們多得遠，收買的方法，也來得更兇，到處可以有親日派，到處可以收買中國的軍隊土匪，替他們打先鋒，即使我們的槍械再犀利一點，物資準備再充分一點，結果也是不能和日人爭勝決戰的！你們都是現役的軍人，責任當然要較一般同胞更加重大，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希望能夠乘着這種認識，努力自救，以救國家救同胞！

在河汾中學講演辭

各位同學，今天得到這種機會，來和各位見面，非常的欣幸！現在的國家照理論上說，既然號稱民國，就應該是四萬萬人的國家，可是在事實上却被少數的軍閥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把持着，政權都在少數上層階級手中，老百姓不獨管不着國家大事，甚至連說話也不許，因為國家和社會上有這種矛盾的現象，有這種不平等的情形，內政自然不能良好，『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內政既然不好，外患也自然是要逼來的，證之中國往史，歷歷不爽，所以中國最近這種外患，嚴格的分析起來，這些軍閥和貪官污吏，是要負重要責任的，要救中國，非先打倒這般人不可！

那麼究竟誰來救中國呢？誰能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呢？簡單地說一句，就只有現在一般有知識有覺悟的青年學生，才能够擔負起這種責任來。因為中國現在教育不普及，

有知識的人極少，一般窮苦的老百姓，雖有革命的需要，可是沒有革命的覺悟，不知道什麼是國家，什麼是社會，什麼是民族，更不知道亡國滅種，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能夠了解這些問題，並且關心這些問題的，就只是一般極少數的青年學生，所以現在的青年學生，責任實在非常重大，中華民族的存亡，和社會改造等重要責任，都擔任在你們的兩隻肩膀上，也只有你們才能擔負起這種重大的責任！

說到這裏，又不能不聯想到現在一般所謂民衆運動，自然，民衆運動，是現在救中國之惟一的道路，可是青年運動，却爲一切民衆運動中的急要工作，一般有知識的青年，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萬不可隨便放棄這種責任，必須從速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秉承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精神，去努力自救救人！

現在所謂一般黨國先進，大都厭惡青年運動，畏懼青年運動，所以才造出一種麻醉青年的理論，教青年們不要去干預政治，最好是埋頭案下，去把那飢不能食，寒不能衣

的苦工夫，不啻是拿着一根鞭子，把一般有用的新青年，都驅逐仍然回到從前科舉時代去。他們的意思，以為凡事必須朝穩健這條路上方好，少年人生性好動敢作敢為，這是最危險的事，必須下一輪苦工夫，把壯氣和雄心都消磨盡了，然後才算少年老成，少年老成這句話，不知道葬送了多少敢作敢為的青年呢！

其實這都是些錯誤的理論，穩健固然好，但常常有變成因循苟安和猶疑的危險，因循苟安和猶疑，就是一種自誤誤國的病根。從前秦始皇能夠吞滅六國，即因為六國的君臣上下，皆過着一種因循苟安的生活，皆抱一種猶疑的態度，現在中國之所以弄到這種危險的地位，也是因為一般文武官吏，都存着一種因循苟安的心理，過着一種醉生夢死的生活，只要他們的洋樓和存款，不受危險，國家的存亡，他們是不着急的！

他們為什麻怕青年運動呢！就是因為青年們的心地異常純潔，見得到也作得到，會揭出他們的病根，打破他們酣歌豔舞的好夢，最近南京的青年運動，便是一個例證，中

(二) 由路道河到太原

國之不亡，亦幸賴有此。所以現在一般青年的責任，已不同從前了，救國救民的重擔，已完全壓上你們的肩膀上來了，你們萬不可再信那種麻醉人的理論了，必須從速自動地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把一般軍閥和貪污土劣都趕跑，更建一個光明的和平的自由的國家，要知道現在的國家，是民主國家，並不是專制國家，你們這種行動，是實在地去執行主人的職權，並不是孔二先生所說的犯上作亂，像他們那種壓迫民衆，剝削民衆，甚至用機關槍來打民衆，那才真是犯上作亂，真是罪該萬死呢！

一一 接見太原慘案代表

太原學聯抗日救國會因報告太原省黨部槍殺手無寸鐵之羣衆，所釀成之慘案，派赴汾陽謁馮先生代表戎勝伍蘇一山孫培文于學仁等十餘人，乘汽車赴汾。于（二十二）晨九時謁馮先生，馮先生當佇立於所住門首，即立與謁見。代表等隨即呈遞名片，先生按

片索名 一一問過後，將名片歸還，並謂歸還後尚可再用一次，亦屬經濟之一道。繼由代表戎勝伍報告來意，略謂太原青年鑒於國難之當頭，遂羣起而抗日，想不到以領導民衆之省黨部橫加阻止，並行閉槍，慘殺青年，此實最可痛心的事，故特來請求革命領袖援助，前太原退悼死難烈士禔光政，曾開市民大會，大會通過議決案中，有請馮先生即日出山一案，此來務請馮先生念黨國之危亡，即日出山，早定大計，說至此馮先生云現已出山，前日由峪道河來汾陽城，已算出山，今午接閻先生電約在太原城北蘭村晤面，同時太原來電，並擬特派飛機來接，談畢，又由代表蘇一山起而補充，略謂我們民衆處於被壓迫的地位，一籌莫展，只有來找革命領袖，我們惟覺前面只有一條光明大道，指引我們的前途，此一條光明大道，便是我革命領袖的馮先生，我們本來是早想來此，因為經濟的關係，不能馬上就來，而在此時間，承先生一則派員慰問，一則致電慰問，先生之關心青年，可想而知。遂又問一中金會是否參加？先生謂要參加。繼復由于學仁報

(二) 由峪道河到太原

四四

告慘案經過，說到省黨部糾察隊無故開槍掃射請願學生之際，先生表示異常憤慨，繼復將市民大會八項提案向先生報告，先生連稱好好好。說到先生是革命領袖時，先生又連稱慚愧慚愧，說到希望革命到底，先生拍手稱慶，報告畢，代表等請先生講話，先生當謂我們國家處於這種地位，說至此先生不禁放聲大哭，哽咽說道，只有靠民衆，只有靠民衆起來幹，說至此先生雖於淚如湧泉之中，亦表現出一種悲壯之氣，先生大哭之時，各代表亦悲不能已，一時室中空氣，頓變慙慙，既而先生又細說北伐打到北京，及先生本人赴南京情形，及現在應如何應付，均甚詳盡。代表等復請先生見闈後，希望先生向閻協商懲兇，出席中央時，亦請主張公平解決，先生一一答應。各代表於二十三日七時返并云。

三 各方代表歡迎入太原及蘭村晤閻

先生到汾陽後，南京金可及各方催促入京之電，似雪片飛來，所以在汾未能多留。於二十三日晨九時，借隨員李興中等離汾陽，正午十二時抵并，晉將領楊愛源，王靖國孫楚；榮鴻臚及各省委皆赴站歡迎，各校生學及民衆往迎者有五千餘人，先生下車後，與歡迎者依次握手爲禮，並連向歡迎者答呼「不敢當」。學生及民衆旋高呼歡迎革命領袖及出山主持黨國大計之馮玉祥先生等口號，先生又謂：「今天天氣甚冷，謝謝大家，實在不敢當！」旋由軍警周密警戒中，與楊愛源共乘一車入城，稍息，逕往蘭村，閻錫山于本日凌晨由河邊村趕到候與先生晤面，此次會晤，除討論關於一中全會提案，自強救國，力守歸州，再圖收復失地外，並協商如何赴京。

到蘭村之日，該地之進山中學校，請先生講演，講詞如下：

「諸位同學，在今天國難這般危急的時候，我們在這裏談話，充滿在我們情緒中的感想，是怎樣的悲痛而深切？」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竟把我東北三省的土地在幾天內奪去，三千萬同胞也就立刻作了亡國之民。這種歷史上的空前慘劇，我們聽見過嗎？可是現在我們却身受了一！換一句話說，世界上有誰的國家喪權失地，是這種的輕易？我們是中國人，一想到這件事，能不從疾憤中奮發起來？

這次的國難之來，絕非偶然的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帝國主義者的日本，固然肆其兇殘來侵略壓迫我們，但我們自身的腐朽，使人一摧即倒的不能自立自衛的情形，是我們本身自造的，更是我們無可逃避的責任，尤其是政府當局不可逃避的責任！

軍人責任在禦侮衛國，東三省的土地，是不抵抗而丟失的，試問國家養軍隊爲幹什麼的？政府受全國人民付託，主持國家大計，對內謀社會安寧，對外爭民族人格，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未聞政府決一策，定一計，政府又是幹什麼的？至干一般文武官吏，除

了欺壓剝削人民以外，有多少是站在民衆利益的立場而爲民衆謀利益的？！

中國的內債，自北伐以來，共增到十二萬萬元，這些錢是幹什麼花去的？是救濟西北的災民嗎？是改進農村的生產嗎？是增加了教育的經費嗎？是築成了鐵路嗎？是開設了工廠嗎？是建軍港，築砲台嗎？不，沒有！是作了收買軍隊費，是作了購槍買彈費，是作了戰費！但却不是對外，而是對內！殺自己的同胞！等到要和外國人打仗，就沒有勇氣了！這樣的國家，焉能不受帝國主義的宰割？恐怕不立加挽救，還有滅種的危險呢！

近幾年來，凡國內一切民衆運動，都遭壓迫，使民氣銷沉，民衆的力量渙散，自然外侮來時，民衆也就失掉了團結自動和反抗的功能。這一點在歷史上就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一切統治階級，爲本身謀利益，自然是要壓迫民衆力量的，凡能維護本身利益的方法，就是變節，屈服，甚至於賣國都可以作到的。滿清的統治階級，先用義和團抗外

，後來却壓迫屠殺義和團。並簽定喪權辱國條約以媚外，這就是一個明顯的先例。

所以中國要在這種國際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求生存，解放出來，非先從國內統治階級壓迫之下掙脫出來不可！從前我們倚賴統治階級的迷信，現在都成了幻想，他們把民脂民膏吸足了，他們就不想工作，他們的袋子裝滿了，所以他們更捨不得拚命，他們遇見國難，他們只有逃跑，在果中國亡了，不能在國內居住，他們就可以跑到外國。可憐我們被壓迫的民衆向那裏跑？一切的痛苦，直接要忍受的，還是我們民衆啊！

青年的朋友們，事到今日，一誤不可再誤！除了自救以外，別無出路！自身的利益，要靠自己去爭得，靠別人都是作夢！

青年的朋友們！大多數民衆在長期的壓迫之下，已失掉辨別途徑和奮鬥的能力，你們要站在前線，把他們喚醒起來，領導起來！

青年的朋友們！你們要自動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惟有組織團結的力量纔是大的

，纔能擔起救國的使命來！

國難至是，存亡一髮，我們應當具有大無畏的精神去幹。我們的責任重大；我們必得拚命纔行。我們不要想：我們是時代不幸的人生；我們應當想：我們乃是人生中最有幸運的；因為我們擔起這重大的使命！

我此次出山，不顧一切的到南京去，沒有別的，就是要救國，和帝國主義者去拚命，青年的朋友們！奮發起來，大家一同去幹！」

先生講畢，該校復請閻先生講演，閻講畢，同圍坐於客廳中，座中閻及先生外有趙戴文及劉允誠，適新聞記者入，以省黨部打死民衆事徵詢閻先生意見，閻答此事「應依法辦理」。馮先生說：「依法辦理」是依誰家法辦理呢？若是依蔣家法辦理，那嗎，就算白白的打死了！所以應當詳加申明，我的意見是（馮先生說）應當依真正革命的办法來辦理，當時就根據這種意見給中央打了電報，共同署名的除閻馮兩位外，并有在座的

（二）由峪道河到太原

(二) 由峪道河到太原

趙劉。(二位先生也在同署之列)

三 由太原到豐台

先生以國難日急，一中全會責任重大，故於二十五日決不顧一切，毅然赴京與會，有人勸阻均未聽，惟以事前並無預定的準備，旅費亦未籌措，乃由所屬人員分頭向有往來之銀行，以私人名義挪借四千元即於二十六晨離并。同行者除中委劉守中外，尚有隨員張省三李興中王士久雷季尚汪導干等，及衛兵共一百四十餘人，正太路爲備專車一列，時有人以旅費太少，恐不敷百四十餘人路上之食用，先生聞之，問曰：「你們要吃珍珠嗎？」後遂無人再談此問題，車開行前，即在太原購燒餅兩大袋，携之登車，備途中食用，楊愛源李潤發等將領及晉省府各委員并市各要人與各民衆團體，均到站歡送，先生含笑與歡送人員握別登車。六時離并，抵陽泉時李生達張自忠均率所部在站歡迎，先生即下車慰當地士兵，頗加贊許，旋復登車繼續東進，過井陘時，該地所駐之東北陸

軍一部及黃旅長均在站迎候。車方到站，軍樂之聲大作，先生出室問左右：「這是那裏的隊伍？」定時黃旅長已登車，立于車上問道，並大聲自報說：「我是東北軍獨立第十七旅旅長黃師嶽」。先生進前與之握手，黃繼謂：「我曾和貴軍打過五次仗，先生所練的軍隊真好，叫我們佩服的很！現在聽說先生爲救國難而南下，我們更是佩服，所以特來歡迎！」先生說：「已往的不說了，現在東三省的土地丟失怎麼了？你們打算怎麼辦？」黃答道：「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就是要爲保衛國家去拚命，現在東三省丟失了，我們只有打仗去收復失地，否則死亦無臉見人，先生是主張抵抗的，我們願意先生指示我們」，說罷坐請先生看閱到站軍隊，馮先生乃下車，看過軍容後，向黃旅長說：「貴軍訓練甚好」，旋視把黃之臂，按臂而謂曰：「君身體亦佳」。自此開車後，于晚六時到石家莊，由駐軍騎兵第二師師長富占魁預備正太飯店招待先生休息，當地平民學生及軍樂隊均在站歡迎。先生以所備之燒餅，就水食盡，乃購包子分食從人。先生抵石莊後，須

換乘平漢車北行，時平漢路石莊站因車皮缺乏，延至八時許始掛四輛，三等車二，守車一，共八輛，均係破車，用小火車頭曳之開行，時楊愛源所派代表傅覺民已乘正太客車趕至，緣離井時楊氏原擬同往，臨時因公忙中止，故改派傅氏代表隨行。該車上並無汽管設備，只有三等客車二輛中燃煤火爐取暖，加以深夜行車。初雪方霽，氣候甚寒冷，故車中人頗苦，因車頭過小開行亦緩，途中並無水用，飢則尚可沿站購燒餅油條子，惟渴則無法，故多不敢飽食，過保定時，青苑縣黨部及民衆團體代表會上車謁先生，要求對日實行作戰，先生答，對日事實當照大家意見辦理，至七時三刻到長辛店，先生專車原定晨四時半到長辛店，張學良氏代表鮑文樞等多人，在站迎候，因車行稍緩，遲至七時三刻始到。先生居守車內，鮑首先請謁，述張氏致候之意，並邀請馮先生到北平小憩，藉可指示一切。馮先生嘗答以「國難日緊，心急如焚，對於張主任的意思是十分感謝的，不過因為要趕到南京去，到北平的機會，只可等着來回吧！」在談話中有一段

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鮑文樾說：「我們本來就不願意換青天白日旗子的，我們那一位受了騙，換了旗子，以致招來這般大禍，現在事到如今，挽救是沒法子的，誰願意收復失地，誰就去打，我們是不打的。」當時中委劉允誠先生適在車上，臥于一張床上，臉氣得灰白，談約十分鐘告辭，先生下車相送，並謂：「見漢卿時說我謝謝」。

與新聞記者談話

平市新聞記者，因聞先生專車決由長辛店轉豐台入京，不經過平站，故於前晚多至長辛店迎候，車到後，各記者登車，訪雷李尚氏，由雷介紹與先生會議，先生所居守車，臨窗設榻，前設有煤爐及桌椅各一，此外則無他長物，見記者握手寒暄，並語天氣如此寒冷，又勞久候，謝謝！旋由記者發問，先生逐一詳答如下：「問」此次赴京之行程？「答」余因迭奉一中全會及汪胡孫林諸同志電促入京出席，國難當前，不敢自逸，於二

十六日晨七時偕劉允誠先生離并，午後五時到石，即轉車，擬取道豐台天津南下，沿途多蒙軍政當局款接，極不敢當。「問」先生之救國主張若何？「答」救國大計，非片言可詳，際茲外患緊迫，余意全國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共救祖國，即彼此政治意見不同，應以政治方法解決。余此次赴京，即抱定此項見解，與各方同志，共赴國難。「問」對目前黨政有無意見？「答」近來各地民衆與黨部的衝突，余認爲係黨離開民衆之現象，此後黨必須以民衆利益爲第一重要工作，切實與民衆合作，黨的基礎方能確立，至政治問題，余以爲必須注重「公開廉潔」四字「問」對日之主張可得開否？「答」對日問題，非一人一省之責任，應合全國之力，以應付之，余已向四屆一中全會提議主張備戰，收復失地。「問」閻先生有無赴京消息？「答」閻先生因其太翁之病，故暫時不克前往。「問」對汪精衛先生主張召開之國民救國會議有何意見？「答」贊成，並且希望確有一人民的組織，與政府共圖救亡。「問」在京勾留若干時日，將來是否回晉？「答」

(三) 由太原到豐台

五六

現在尚未預定。「問」先生的最近生活狀況如何？「答」最近的生活，完全與普通的農民一樣，不過每日有一部份時間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

四 津浦路上

專車離長辛店後於八時三刻抵豐台，宋哲元派秦紹文陳希文過之翰買瑞芝登車謁見，臨時加掛北寧路三等客車一輛，換北寧機車，九時十分向天津開行，時天忽飛雪，幸暖氣管修復，故均握至有暖氣之車上，沿途並無耽擱，車行亦速，至廿七日午十二時半即抵總站，軍樂大作，孫傳芳張季煜程克石敬亭林叔言等，及各機關代表三十餘人在站歡迎，先生之姪及女公子亦到，公安局長王一民亦率保安隊多名，在站維持秩序，車停後歡迎人員多登車，幾無容身地，先生旋下車與歡迎者握手為禮，頓呼「大冷的天，驚動大家，實在不敢當」！各報記者亦紛為拍照，至下午一時餘車始開行，因未得與新聞記者接談，乃在車上接見，談畢，與孫傳芳氏等數人，復在中委劉守中氏車室中略談關於東北問題，先生與孫傳芳二氏俱云，國事至此，凡為軍人者，更愧對國民，孫又云和

戰務須定一辦法，不得聽其敗壞，先生說中央大家正研究，必能求出辦法來。正談話間，已到西站，歡迎諸人及記者團均下車，爲先生孫傳芳攝一合影，先生與諸人握手言別後登車，車即開動。

一 在津談話

車由總站向西站開行時，先生在車上接見各報記者，首對各記者冒寒訪問表示不敢當，就所問答復，除在平所談各點外，其談話大意略謂：「關於恢復民衆運動一事，本人曾有一馬（二十一）電，內容有一條關於此者，現時主張仍同前，無變更，民衆運動，當然要恢復的，對時局主張，已向中全會提出三條，（全文見另條）總不外這三個意思，東北失地，個人主張以武力收復，至於現今民生疾苦流離之救濟辦法，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有一條是民生主義，只要是中山信徒，均應當實行，果能實行，自可救濟，具體

辦法，只須大家共同研究實行，敢信定有辦法！關於遷都，本人確有此主張，因南京在帝國主義砲艦威力之下，故以爲應當挪個地方，挪在那裏均可，當然在帝國主義砲艦威力所達不到的地方，蔣先生是本人多年好友，久共患難，在太原時曾說過，是反對其獨裁政治，非反對其人，獨裁政治既取消，仍然是好朋友，胡先生因血壓百七十度，汪先生患糖尿病甚重，故未到期，並非不去，據云病好後一定到京，現政府改組後，大家能團結一致，以後情形當然一天比一天好，京津泰晤士報主筆英人巴氏問日如攻錦，是否抵抗？先生答。「當然抵抗」，先生談至此，因有他客候談，乃領首表歉意而退。

一一 赴京宣言

先生之專車行經停留各站時，由從人以印就之宣言散給歡迎者及觀衆，以代面談，原文如下：

同胞們，同志們，祥爲其赴國難起見，所以毅然來京，出席三中全會，茲特將其禮意見，提出如下：（一）由各民衆團體代表，從速組織國民救國會，監督在國難時期中之一切外交內政軍事諸大計；（二）設立國防委員會，統一軍事組織與軍事指揮，挑選勁旅，移駐最前方及各重要地帶，實行武力收復失地；（三）撫卹歷次革命諸戰役及此次抗日死難諸烈士，以勵士氣；上列三項，詳認爲係挽救國難之當前的急務，在并時已將詳細方案，電呈一中大會，請求公決，願我全國同胞與全黨同志，秉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之精神，共同努力，以促其實現，馮玉祥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三 經過濟南

（二十七）晚十一時四十五分，專車到濟，韓復榘石友三等軍政要人均到站歡迎，先生下車一一握手，先看車站隊伍，連聲道好，並說練兵是根基，只是字寫的好，話說

的好，打洋鬼子還不中用，韓請到省政府稍事休息，遂偕韓石同乘汽車赴省府召見蔣屬並對記者發表談話，大略如次，對外主張積極備戰，武力收回失地，對內主張精誠團結，一中全會定有好結果，到京住幾日不定，未來山東時，聽說韓練隊伍很努力，到德州下車時，看隊伍官兵果均樸實耐勞，練兵方能保護國家地方，因乘車勞頓，定明日南下，與記者約再見而別。

(二十八日)上午先生在省府韓辦公室接見西北軍舊屬，握手詳詢，彼此備極親熱，韓石對先生甚恭謙，先生亦毫不客氣，第二日早二點半始就寢，六點起，原擬校閱三路軍，以雪止，韓在珍珠泉花廳宴先生及劉允誠先生，約各記者與程希賢聞承烈王芳亭李樹春劉熙衆熊冠良等作陪，菜有三火鍋，八小碟，均粉條豆腐白菜鷄子等，飯爲饅頭黃米窩窩米飯白菜肉包，先生與石韓劉先攝一影，全體又攝一影，先生與王芳亭談實業與抵制日貨多時，十一點半動身赴車站，各要人均到站歡送，先生一一握手，謂大雪的

天，勞怨愧甚，盼常通信，時一中全會來電，歡迎先生及劉，並延期閉會，先生令韓電覆，十二點五十分即開車南下，先生因經濟困難賣北平房產，得兩萬元作川資，時方送到，韓亦有餽送。

四 兗州閱兵

當天下午到兗州，抵站時地方軍政長官及民衆團體代表，均到站鶴立，奏樂歡迎，師長谷良民登車謁見，谷氏一見先生便痛哭失聲，因谷與先生多年袍澤，今視先生憂國情深，良民服飾，亦不禁悲慟中來，馮先生對谷免勵有加，並下車檢閱駐軍，下級官士，和當地民衆，想到先生過去的歷史，和現在奔赴國難的情形，莫不肅然起敬，表示愛戴先生說：「外侮不必怕，只要大家團結，大家拚命，中國不會亡在日本帝國主義手裏。」

五 由徐州到南京

晚八時到徐州，到站歡迎者有各民衆團體代表，抗日會代表，方振武代表余亞農，孫科代表簡又文，李宗仁代表麥煥章，及各要人代表數十餘人，登車謁見，抗日會代表請先生組織民衆抗日軍隊，先生答以到京後請政府辦理。

(二十九日)上午八點到浦鎮，南京各民衆團體代表，新聞記者，政府各要人李宗仁居正李濟琛陳公博及西北軍舊屬數千人，到站歡迎，掌聲雷動，爭欲一睹先生丰采，先生下車一一與之握手，略道寒暄，遂渡江，在輪船中，各民衆團體代表及新聞記者，紛請先生講演對日主張，蓋恐到南京先生忙於國事，再無機會一聆先生講話也，其講演詞錄下：

六 舟中講演辭

「這次南來，目的是在赴國難，承諸君遠道來歡迎，實在不敢當，現在國家到了如此地步，想起亦真真傷心！兄弟自從去年戰事以後，就跑到深山裏去種田，不問軍政事，每日生活是放羊，種菜，所以現在養的是又租又野，這次兄弟參加一中全會，只知道自責認錯，並要本着精誠團結，共赴艱難的主張，與諸同志共救國，過去的只有兄弟的不是，希望將以前對人的仇恨一筆勾銷，大家共謀今後對日問題的解決與收復失地」。

十一點到南京，抵站後各代表歡迎情況，較前尤為熱烈，下車後即到鐵道部休息。

五 出席一中全會

一 向全會之提案

因先生到京稍晚，一中會特延期一天，先生謹提出三案並作演說，三項提案原文：

(一) 組織全國國民救國會議

(二) 組織國防委員會武力收復失地

(三) 爲對日備戰撫卹獎勵歷年革命諸戰役及抗日戰役有功官兵 茲錄如下

(第一案) (1) 正文：茲爲國難當前對外備戰計，應以民衆組織監督政府及軍事機關並各地軍隊；(2) 辦法 (一) 組織成立全國國民救國會議，各省市縣成立國民救國會議分會；(二) 各級救國會議，以純粹之民衆團體代表組成之，其份子如次：一，農民

(五) 出席一中全會

六五

團體，二，工人團體；三，商民團體，四，新聞界，五，教育界，六，重要生產機關，七，其他職業組合，八，各級黨部；（三）救國會議之任務如次：一，監督政府行政，二，審核政府收支，三，一切應興革事宜，得議交政府執行；四，凡救國會議認為貪污瀆職之官吏，得陳請其直屬上級機關停職，交付司法機關裁判；（四）各級救國會議，對於前方對外作戰軍隊有監督之權，並可制止其臨陣退縮，對當地駐軍之軍紀風紀及軍需等項，得執行監督審核等任務；（五）理由：數年來以獨裁政治，禁止民衆運動，此次以無抵抗主義拱手迎敵，民衆有國破家亡之痛，無過問政治之權，政府有誤國媚外之罪，無監督懲治之法，軍隊有喪失國土之辱，無制止退縮之人，弊毒所及，遂至政府祇爲害民，軍隊專營私利，縣長小吏，積金巨萬，守邊主將開門揖盜，全國民衆，平時既已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此際更有亡國爲虜之懼，獨裁政治，實爲厲階，對外之辱，並非偶至，玉祥至愚，以爲應付今日之國難，應從速成立全國國民救國會議，以糾正

獨裁政治之弊毒，樹立民主政治之基礎，以有效的權力，監督政府之失職，監督財政之公開，監督外交之和戰，監督對外作戰軍隊之進退，監督官吏之貪污，監督事宜之興革，非民衆之意者，得糾正之，彈劾之，懲罰之，國難緊急之匡救方法在此，訓政時期之真實工作在此，憲政時期之根底淵源亦莫不在此，謹就所見，條擬如前，是否有當，敬候公決，提案人馮玉祥。

第二案（1）主文：實行以武力收復東北失地，（2）辦法（一）組織國防委員會；（二）統一練鐵製鋼及兵工廠，建設內地；（三）挑選勁旅，集中最前方及其他重要地帶；（四）實行徵兵制；（五）實行全國總動員；（3）理由：自東北事變發生後，舉國震憤，而政府則首信國聯，不圖自救，甚至請割中立緩衝地帶，以求和平，在吾人雖欲諒其苦衷，而信賴其政策，無如事實上國聯決議之墨瀋未乾，而日本擴大占領之警耗已至，時至今日，除之武力與暴日周旋外，別無保存領土主權之良策，蓋戰足以挽救

（五）出席一中全會

六七

今日外交之頹勢，足以收復東北之失地及主權，不戰則徒足以長暴日之惡焰，而啓其帝國主義侵略遠東之野心。共管瓜分，禍不旋踵，茲爲備戰計，應先組織國防委員會，以統一軍權。全國各鍊鐵製鋼及兵工廠應建設內地，免受敵人威脅，統一管理，竭力加工趕造，應戰時軍械，不至匱乏，爲鞏固國防，防止敵人侵入起見，應儘先挑選勁旅，集中最前方，及其他重要地帶，爲充實兵力及準備持久戰計，應立即實行徵兵制及全國總動員，當茲外侮緊急危繫存亡，必須以斷然之決心，最大之毅力，於死裏求生，始可轉危爲安，救國圖存，是否有當，敬候公決！提案人馮玉祥。

(第三案) (1) 主文：爲對日備戰，應先撫卹獎勵歷年革命諸戰役及抗日戰役陣亡及有功官兵，以堅官兵信念，(2) 辦法：(一) 崇祀陣亡官兵；(二) 撫卹陣亡官兵遺族；(三) 官兵之殘廢者，須設階殘廢教養院及工廠，以安撫之，受傷及有功者，須分別獎勵以激勸之；(四) 設立官兵子弟學校；(五) 設立專管機關，並指定專款；(3)

理由：（一）歷年來革命諸戰役及此次抗日救國捐驅之官兵，不可以數計，惜多湮沒而不彰，似應調查事蹟，建立專祠，以資崇祀，于國都省縣鄉分別設立專祠，在國家既應崇德報功，以彰功績，在國人亦得觀摩瞻仰，激勸來茲；（二）大多數官兵多數薄餉維持家人生活，一旦爲國犧牲，父母妻子均失所依，衰老者淪爲餓殍，弱小者鬻爲奴婢，死者既不可復生，而生者亦陷於必死，其怨慘痛苦情形，實不足以慰死難先烈之靈，而適足以傷救國志士之心，應請優予撫卹，以救生而慰死；（三）近年來每於城市中發現肢體不全之人，沿街乞討，什九皆係戰場之犧牲者，流離顛沛，日即死亡，若不設法收容，殊不足以挽既失之軍心，更無以振對外作戰之士氣，應設立殘廢勸養院及工廠，妥爲安置，以免凍餒，再官兵爲報國而流血，及作戰有功者，若不予以相當之嘉獎，殊不足以彰其功勳，用資鼓勵，應請製定嘉獎條例，酌量情形，予以卹金，獎章，獎金，獎令，存記等，藉以養成奮勇殺敵之精神，而信服軍中賞罰嚴明之紀律；（四）軍官子弟往往因

（五）出席一中全會

爲生活困難，無受教育之機會，或因隨軍移動，時或廢學之困苦，或父兄因作戰陣亡，更無求學之力，各級軍官亦因子女教育問題，而多所慮，應由各省悉設軍官子弟學校，俾各級軍官之子女弟姪，咸遺族，皆得免費受教育之機會，庶可以慰死者之靈，而生者亦可減少負擔，以便安心職務；(五) 以上各端，必須專設機關，派定專員，負責辦理，並須指定專款，始可專責成，收效速，值茲國難當前，非備戰無以圖存，非充實武力，不足圖抗禦，非安慰已失之軍心，鼓勵消沉之士氣，決不足以當大敵，而固國防，爲對外備戰計：以上各項實有首先顧慮之必要，是否有當，敬候公決！提案人馮玉祥。

一一 出席全會講演辭

「各位同志，在此國難當前的時候，國家的危險，到了萬分的地步，兄弟在此盛大莊嚴的會場中說話，覺得有無窮的感想。在民國十三年時候了總理屢次寫信及托朋友

昭示於兄弟，就是要使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早日實現，這種遺訓，至今尙在心頭，總理人格的偉大，志願的光明，才能感動人心，收極大的效果，但是不幸的事實接踵而來，如「五三」事件「墨西哥排華」事件，「朝鮮排華」事件，以及「萬寶山慘案」都足以使我們萬分痛心的。不意我們在萬分的痛心當中，日本又以兵力強佔我東北三省，遼寧八十六萬方里的地方，一千四百餘萬的人口，吉林八十八萬方里的地方，五百餘萬的人口，黑龍江一百七十六萬方里的地方，四百餘萬的人口，在幾天內，都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強奪以去，這使我們尤其萬分痛心的，所以現在要把總理所昭示於我們的遺訓，就是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而躋於獨立自由之域，同時使民主政治早日實現，我們應當如何去做呢！這一年來，兄弟雖在山中過活，也無時忘却了這個責任，最近接陸中央同志們電召來京，出席大會，兄弟以爲國難當前，自己那能自逸，故來京與各位見面，商量今後的努力，兄弟常以不斷的想，如果要渡過目前的國難，唯有如哲生右任兩先生

所說「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換句話說，就是一心一德，共禦外侮，我們祇有在總理靈前，自悔自懺糾正以往錯誤，對國家，對民族，切實負起責任來，才對得起一般國民，恢復本黨的信用，如汪胡兩先生，都是偉大的革命家，總理的信徒，我們盼望大家起來，共謀救國，還有一位我的把弟蔣介石同志，我們曾在鄭州，同寫過海枯石爛永久不渝誓書的，現在他已經下野了，他雖然有他的短處，可是亦有他的長處，所以我們也極希望他出來，盡自己的力量，以共赴國難。至於此次兄弟來京，並非有所希求，不過因為兄弟在山中，天天接到青年的信，向兄弟說：在此國難當前的時候，不能一人在山中，以寫字作畫自逸，兄弟迫於自己的責任，來京參與大會，今天兄弟對各位所貢獻的話，完全是出於兄弟的誠心誠意，盼望全國同胞全黨同志指正！」

六 由南京到上海

一 到滬情形

先生於到京參加一中全會後即趨車謁陵，晚間到鐵道部休息。次日先生因中央黨國要人，尙多因故未到京，爲團結政府力量起見，先生不得不趕速到滬，親往促駕，行政院長孫哲生亦極同意先生此行，故於三十日上午偕李濟琛，黃紹雄，方振武，甘乃光，郭春濤，黃少谷，張之江，張樹聲，唐悅良，張允榮等於三十日下午四時五十分，同車抵滬，李烈鈞，張羣，褚民誼，馬福祥，鄧哲熙，李興中及各團體代表到站歡迎，民衆圍站觀者數萬人，警衛森嚴，先生下車時，歡聲雷動，各界欲爭一睹豐采，月台內擁擠不堪，由軍警排開衆人，護送出站，先生下車時，對歡迎者舉手答禮，出站後，即乘車

赴邁爾西愛路轉租之胡宅休息，蓋先生倉卒由京來滬，一時不易覓得相當住所，故就胡展堂原租之房，轉租應用，以當時胡先生久離滬，其房正擬退租也，抵滬當即接見李烈鈞張羣等，六時赴諾爾醫院訪汪，慰視病狀。並在車站對各界發表一簡單談話：略謂此次南來目的，係欲團結全體同志，共謀抗日，對汪胡之病，尤為懷念。來滬專為慰問汪病，如能早痊，即勸其從速入京，余並擬赴港晤胡，並盼蔣亦盡責盡力，共赴國難，余個人生活，似為人所注意，惟中國經濟破產，不忍過於奢用，並非立異為高，望同胞均能節儉，惟不欲強人苟同而已。

二 在滬講演

1 在公共體育場上海市民歡迎大會中演說辭

今天承大家歡迎，實很慚愧，不過得此機會，來和大家見面，也很榮幸，國難至此

，痛心實無以復加。東三省幾百萬方里的沃土，幾千萬的人民，現在正在水深火熱之中，受日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屠戮，這種痛苦，是我們應該一時一分一秒，都不可忘記的，因為土地是我們的土地，人民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不能眼睜睜的看着這幾百萬方里的土地，被別人強佔去了而不去管他，我們更不能眼睜睜的看着我們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受人家的奸淫虜掠搶殺而不去救他，救他們也就是救我們自己，東三省的喪失，就是中華民國亡國滅種的先兆，如果東三省不能保，華北也不能保，華北不能保，江南當然也不能保，所以我們現在如果不能把東三省的同胞從亡國的困境中拯救出來，我們自己也就快要做亡國奴了，此間同胞，能組織這種廣大的抗日救國大會，毅力志氣，實在可敬可佩，在這種大會之上，使我發生無限的感慨，寇深至此，我們軍人實不能辭其咎，人民養狗養貓，尚各有用處，何況國家年耗巨款，老百姓年耗許多血汗，飛這許多的軍隊和許多的官吏呢！假設這種國難，發生在五十年前，也沒有我們的事，發生在五十年以

後，也沒有我們的事，偏偏不先不後，發生在我們年富力強的時候，不是我們的責任，又是誰的責任呢？我們不努力去自救救人，又有誰能夠有從井中救人的精神，來可憐我們呢！無論如何我們活著一天，萬不能把祖宗幾千年來，留給我們的大好山河，亡給人家，使後來的人，罵我們是亡國滅種的先導者！在現在這種環境之下，要自救救人，沒有別的方法，只有民衆們在革命的黨的領導之下，組織起來，作新政府的後盾，督促新政府，監視新政府，來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剷除軍閥和貪污的政治，兄弟生性粗野，知識淺薄，不過愛國之心，並不後人，希望大家能夠常常指教我！

2 在上海教育界救國聯合會講演辭

主席，各位同志，玉祥以個人不學無識的租人，今天得和教育界諸君，聚于一堂，真是榮幸極了！上海是中國工商業的中心，也就是所謂物質文明的中心，而諸君又是這

物質文明中心地的先覺覺人的大教育家，必能給我以一種深刻而高明的教訓，所以當聽到江先生邀我到這裏來的時候，胸中真是有說不出的高興！

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諸君約我到這裏來說話，大概以為現在正是軍事緊張的時候，我是一個當大兵出身的人，對於軍事情形很熟悉，而最近又是主張對日備戰，以武力收復失地的一個人，必能把軍事方面的詳細情況，和具體計劃說給各位聽，給各位以一種精神上的安慰，不錯，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政府和地方當局，在旬日之內，竟以不抵抗主義，斷喪數百萬方里的土地，和數千萬人民，這是我們當軍人的一種奇恥大辱，但因此也就使我無時無刻，不想到在軍事方面的打算，可是當我見到諸君的時候，便又立刻除軍事打算之外，還想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今天想乘此機會來和各位談談：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呢？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努力普及教育，才是救國的根本辦法。

我想各位一定要笑我，為什麼放着本行的軍事問題不說，定要來說什麼外行的教育

問題，自然，我是一個幼年失學的人，但因此也就使我感想到沒有受過教育的痛苦，較何人更深刻，在從前我只感覺到沒有受過教育的痛苦，在現在，我更認識了沒有受過教育的危險，這個危險，不僅是關係個人，簡直是與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都很有關係，關於這一點，我不想用空洞的理論來申述，也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可講，且來說幾件我自己身歷的事實吧！當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我還在汾陽山溝裏住着，接着便聽到袁金鎧趙欣伯等之助桀為虐，張海鵬之引日軍攻黑，和天津便衣隊的暴動等消息，我心中受了一個很大的刺激，發生一種很大的疑問，為什麼中國人竟忘了自己的祖宗，不認識自己同胞，要替外國人來當走狗呢？！但同時我想到中山先生喚起民衆的遺囑，年來到處皆說有黨部，不知我們這班終日勞苦，不得一飽的同胞們年來在黨的領導之下，其認識的程度，究竟如何？於是便找了一個放羊的朋友，問他道：「你知道日本佔了我們的東三省麼？」他膛目咋舌，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才好，我說：「你知道東三省麼？」他說：「我只

知道平日敬神敬佛的豬頭三牲，不知道什麼叫東三省，」我說：「東三省是一個地方，日本也是一個地方，日本人要佔我們的東三省地方，」他遲疑了好一會，才說：「假設他和我是一家的人，就讓他去佔吧！」我說：「日本人並不和我們是一家，」他說：「那麼，我看他還是不佔的好！」我說：「日本人怪利害呢！全不講道理。」他說：「那麼，我們不去惹他好了，」在太原我問洋車夫，也碰着這種同樣的結果。

各位同志！說到這裏，你們試想想，在山溝裏住着的人是如此，在都會裏住着的人，也是如此，中國現在的國民，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國民呢？中國現在的社會，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呢？像現在的中國，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這種農民，而這種農民，又大都是不識字的，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作國家，更何能談到愛國，根本上就不知道什麼是民族，更何能談到種族的存亡問題！

他們天天在窮苦中過生活，天天在生活困難中發愁，耳所聞目所見身所受的，只是

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剝削，惟一的希望，就是真有真命天子出來，減少他們這種苛捐雜稅的負擔，使他們過一點舒服的日子，什麼日本人和帝國主義，他們一概都不知道，也就從沒有想到，你說打倒日本強盜麼，他只覺得領十四元大洋去當便衣隊，比中國軍隊不開餉的生活好得多，你說努力救國麼，他說他飯還得不着吃，管不了許多，你說抵制日貨麼，他說只有販賣日貨獲得利多！

像上述這種情形，我認爲是中國目前一種最危險的現象，其危險性較軍隊之不敢抵抗，尤爲重要！可是原因也很簡單，就是教育不普及，尤其沒有受過民族教育的訓練，我並不敢希望中國能够普及學校教育，黨的宣傳，也是一種教育，演戲演說及報紙等，也是一種教育，而中國則連這種具體而微的社會教育，也不具備，舊的已經成爲歷史上過去的東西，完全不能用了，新的則又一點設備也沒有，又怎能不使四萬萬同胞，均變成一盤散沙，勇于私鬥，怯于公戰，而任人宰割呢！照現在看來，日本人沒有別的，只

要用利誘威迫的手段，便是亡中國而有餘！

大凡一個民族，要在世界上闢永久的存在，必須確定一種民族教育的要旨，去訓練一般的國民，譬如日本，牠無時無刻，不想侵略滿蒙，侵略中國，所以在教育方面，也無處不表現這種觀念，想養成一般國民仇視華人和藐視華人的心理，以激勵其進取的志趣，最近更在他們的出版物中，常常看到有所謂「松花江時代來矣」等類的論文，內容大都是描寫松花江流域的物產，是如何的豐富，日本人假設佔據了松花江流域，生活又是如何安富尊榮的話，這樣又怎能不激起其國民對華侵略的共同野心呢？！反觀我國，則受教育而能識字的人，就已經很少，能識字作文的人更少，而這些的人，又大都缺乏同仇敵愾的思想，所以我覺得現在努力普及教育，尤其是努力普及民族教育，提高一般同胞的民族思想，和同仇敵愾的觀念，是對日作戰的根本辦法，也就是救國的根本辦法，各位都是教育專家，不知以為如何？尚望不吝指教！

3 在上海商民聯合會歡迎會中演說辭

各位父老兄弟們，在這種盛大而難得的聚會中，也不必再說客套話了，大家來實在地談一談吧！現在的中國，的確是到了危急存亡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可是「物必先腐然後蟲生之，人必自悔，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中國現在這種國難，一半固由于日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迫切，一半也是因為中國一般文武官吏的醉生夢死之所致，照原則上說：中國既然是民主國家，就應該由我們這般老百姓來做主，一般文武官吏，只不過是我們的僕人而已。既用老百姓的血汗，來養活他們，就應該為老百姓作事，但在事實上却不如此，中國社會上一般的情況，向來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作奸犯科的事件，大都發生在禁衛森嚴的地方，拿例來說：譬如推小車的買了幾個銅子烟灰去治病，被軍警抓着了，不是打板子坐監獄，就是罰款，同時一般委員

或大人先生們，却可以外面用軍警站着崗，內面抽烟賭博而無人敢去管他，像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一個是非倒置，毫無法律公理的國家，又怎能不引起外人的侵略呢！所以我們現在要救中國，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要求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用人民的力量，來監督政府，監督一般文武官吏，其次就是所謂經濟絕交的問題，中國社會上向來有句俗話：就是吃飯穿衣量家當，這是有至理存乎其中的，像現在的中國，一般的生產方法除幾個大商埠以外，還大都保存着幾千年以前的舊技術，一點沒有改進，而物質上的享受，却又力求奢侈，從腳根到頭頂從地板到屋頂無一不是外國貨，無一不是以能用外國貨為開綽富豪，照這樣繼續下去，則消費力常常要超過生產力，吃飯穿衣，常常要超出自己的家當，即使日本人不用兵力來侵略我們，我們也遲早要作安南印度的第二呢！所以提倡國貨，也是我們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之一種有效的方法，各位都在上海市上住的很久，關於這一點當然比我知道得更多，用不着我再來贅述

。總之現在的國家，實在是需要一點新的精神和新的生命來改革牠，維持牠了，我們再不能隱忍或苟安下去了，大家必須有新的覺悟，從速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秉着奮鬥的精神，努力做去，國家前途，才有希望！

4 在上海青年協會歡迎席上之講演辭

主席，各位來賓，各位大都是很虔誠的基督信徒，而且多是從事于宗教事業的人，我也是信仰基督人格的人，所以我今天想乘此機會，來和各位談一談，關於基督的事蹟。我奉信基督，差不多有十五年，在這十五年的長時期中，我才認識了基督，不僅是一個傳教者，而且是一個負有民族使命的革命政治家，這話是有歷史的事實來作證明的，並不是我強辭奪理，所能臆造出來的。

從歷史上來看，我們知道，基督教的起源，是在羅馬擁權時代，因為那時候一般被

輕視的弱小民族，不獨有亡國的痛苦，而且還有滅種的危險，一般被壓迫者，企圖反抗壓迫者的剝削和搾取，但在那種利誘威迫的環境之下，又沒有反抗的可能，於是便把從前斯多噶派的人類平等的教義，拿來發輝光大，形成一種自慰慰人的教條，又因為當時一般有權有勢和有土地有財富的人，都是壓迫者，所以富人信教的也很少，主要的信教者，這是一般下層社會的羣衆，路加福音上曾經說過「上帝趕走傲慢的人們，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于此便可知當時的社會，的確是一個強凌弱，衆暴寡，貧富不均的社會，而基督的創教，就是要立志打破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實含有革命的背景在後面了！

基督爲什麼要採取這種全世界人類平等的教義呢？第一就是那時候的世界，是強大民族壓迫弱小民族的世界，他受了這種重大的刺激，所以對於當時的帝國主義，也發生一種極大的反感，想用世界主義來打破這種帝國主義的統治，其次就是那時候的社會，

是富豪壓迫窮人的社會，他受了這種刺激，所以對當時一般見利忘義的富豪，也發生一種極大的反感，想用社會主義的原則，來打破這種階級的對立。所以初期的基督教，是社會主義的，是革命的，是對外爭民族的自由平等，對內反抗暴政的，惟其如此，所以在初期的基督徒，也都是「一心一意，過着共同的生活，沒有私有的東西，和私有的觀念，但同時也就引起一般反動勢力的反感，而不斷的有殉教的人。」

說到這裏，一定有人要懷疑，因為基督的教義，大都是教人和平忍受博愛，那裏能夠說到革命，革命又是多麼暴烈的行爲，更那裏是基督所願意的，關於這一點，你們只要聽聽初期基督教徒的傳教，便可以明白了。該撒利亞城的大巴色留斯曾經說過：「你們不是竊賊大盜麼，你們所有的麵包，是屬於饑民的，你對所穿的斗蓬，是屬於衣衫襤褸的貧民的，你們所有之鞋靴，是屬於無鞋穿着的人的，你們所堆積的金銀，應該是屬於貧民的，你盡你的可能，以損害多人」。於此可知他們在行爲上雖然是和平的，但在

精神上却是異常激烈的，因為受有一種嚴重的政治壓迫，欲反抗而不能，所以結果便只好把積極的鬥爭，變成消極的不合作，把積極的反抗，變成消極的咒詛。

說到不合作，一定又有人要懷疑，因為不合作，是現代的名詞，幾千年前，那裏有這種事實呢！其實初期的基督徒，實是可以算是不合作的先覺者，在初期的基督教運動中，不是有所謂「千年主義」麼？又叫作「千福年」，又叫作「千年王國」，就是說上帝要把世界上的權力都束縛起來，經過一千年的時間，殉教的人再起來，由基督來管理這個「千年王國」的時候，便把一切罪惡都投入坑中，于此可知他們極厭惡現實的國家，不願受他的束縛，但又沒有力量來打破牠，所以只好各人在自己理想中建設了這麼一個理想的「千年王國」。所以當時的基督徒，在行動方面，也全都是採一種消極的不合作的方法，跑到異域或蠻荒的地方去，過他自己的理想生活，或者到下層社會中，去說他們自己所願意說的話，他們在行動方面雖然是和平的，但在和平中却仍然保持着他

那種革命的精神，不然，他不會上十字架，他後來的許多信徒，也不致于被火燒了。

在最初耶穌也曾說過：「我沒有帶着和平來，我只帶着刀劍」的話，就是後來的基督教徒如威克利夫，約翰保爾和約翰盧斯等，他們都是當時負重望的傳教師，但同時也都是曾經親自參加革命的鬥爭的領袖，約翰保爾領導英國一三八一年六月的農民暴動，盧斯戰爭，是宗教史上一個極激烈的戰爭，其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要反抗當時的政府，去破壞他們所建設的理想國家，他們雖然當時被人稱為異教徒，但在實際上，他們實在是認清了基督創教的本意，想恢復早期的基督教，恢復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來切實謀全人類的幸福，早期的基督教，實在是革命的教條，是社會主義的教條。

現在的中國，正恰好碰着這種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上層階級壓迫的時候，我盼望一般篤信基督教義的朋友，務必覺悟到初期的基督教，是一種反帝國主義反壓迫級級的革命教義，秉着那種不怕火燒的精神，把基督的革命人格和革命教義，融合起來，來

救中國！救世界！

5 在皖同鄉歡迎會上講演辭

今天實在不敢當，承諸位大家歡迎，不過今天對諸位父老兄弟見面，大家認識而已，對於網才主席所說要兄弟來訓話，實在配不上，當此國難當前的時候，兄弟是非常的痛心，看見了數字喜字，眼裏的眼淚，就要奪眶流出，我們只有痛心，旁的什麼都不能歡樂，我們祖留宗下的土地，在不上兩天隨便被強盜搶去，所以在這個時候是我們全國父老兄弟最不得了的，最痛苦的時候，所以我們是一分鐘一刻鐘都不該把這種重大的事情忘掉！這樣的奇恥大辱，國家在這樣危險的時候，兄弟覺得在這裏是萬分的慚愧，凡是同胞，都有這種的感想，尤其是我們當軍人，我們臉子太難看，兄弟自從軍一直到現在，很少有機會同同鄉諸位父老兄弟見面，兄弟到鄉村的時候，每日盡是種田捉魚，後

來到了北平，一直到了五十歲，沒有回家一次，心裏是很不安的，當民國十七年的時候，有朋友約兄弟回巢縣一次，後來因雨下的很厲害，有人對我說，非得坐轎不可，我想我馮玉祥回家，是見見家鄉父老的，應當步行二三十里才對，怎麼坐起轎子來呢！於是同鄉之行，亦被打消，兄弟就是因為痛恨國家的危險到了萬分，旁的沒有什麼病，今天沒有甚麼話，同諸位談，所談的就是兄弟的四弟馮基潤，當民國六年，他要隨兄弟到軍隊中來，當時兄弟還勸他在家種田，他說種田沒有飯吃，於是就想法子，叫他去種種桑，養養蠶，後來給他湊了二百五十塊錢，並且對他說：你在家裏，對公益的事業，多幹是很好的，至於地方上的財務的事情，你千萬不要管，但後來聽說，不上多少時候，馮基潤就做了巢縣的財政局長了，不久一變就做了土豪劣紳，後來在南京的時候，他的兒子跑來對我說：伯伯請你幫幫忙，他說他的父親，現在吃了官司，我聽了之後，就草了一電稿，當面讀給他聽，說明這個電報，是要打給安徽省政府的。電報裏所說的，就是

說馮基潤他的確是土豪劣紳，他借了我的名義，在外無惡不作，不但不可赦他，並請加重懲辦他！任兒聽了，就說要是伯父帮忙，請你這個電報，不要拍去才好，我對他說：你們這樣幹，無論如何，我是要拍去的，後來把電報打出，我想自己沒有好的地方，教訓自己的人，真是慚愧得很！在此向各位道個歉，我現在亦沒有甚麼話同大家談，我們所免不了兩急須應幹的事情，就是用武力收復失地，我們要如何收復失地，不管他是藍眼珠黃眼珠，只要全體同胞一齊起來奮鬥就行了，就足以使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健全的國家。

6 在上海工商管理協會講演辭

一月十一日應中國工商管理協會之請，出席講演，到該會會員一百餘人，由孔祥熙主席，當由主席省先介紹云：馮先生不獨是中國一個特出的人才，而且是世界的一個特

出人才，我們這個團體，是研究的性質，今天得馮先生來講演，必能給我們以一種很有益的指導。繼由先生講演，略謂剛才聽孔先生說到貴會是一個專門研究科學管理團體，不覺使我生出無限的感慨，中國國事之腐敗，就在沒有科學管理的精神，常有「用非所學」，在前清時代，是候補道萬能，叫做滿天飛，什麼督辦呢！監督呢！總辦呢！校長呢！無一不是用候補道去管理，結果把滿清的天下送掉了，民國以來，則變成軍人萬能，什麼省長呢！廳長呢！委員呢！主席呢！無一不是軍人羈着估着，他學的是什麼呢？他學的左右轉，你問他知道的是什麼呢？他知道是托槍數一二三四，可是地偏要去辨着政治的事，把持着一切，弄了一大批的外行，去冒充內行，又怎能不使國事愈弄愈壞呢？我認爲國家今後如不找專門家科學家來設計，來負責，則前途是非常的困難，所以我主張今後國家的一切管理，都應該要科學化才好！簡單的一句話，就是用科學方法管理國家，我是一個幼年失學的粗人，但深知道我自己有許多事，都是外行，有不對的地方

，還請大家捐款！次曹寶祥演說：略謂我在開封時，曾親自看見馮先生的軍隊，幫百姓推車的，幫百姓拉車的，這是全中國所沒有的現象，所以練兵是馮先生專長，這是人所共知的，決非外行，我們希望馮先生今後專門替國家練兵，馮先生練出來的兵，一定是能打日本人的，一定是不會再取不抵抗主義的，又下午二時，先生復重務本女校教育界抗日救國聯合會講演，到有胡庶華江恒源等七百餘人，先生講普及教育是抗日救國根本辦法，講演辭已列前章。

7 在省立上海中學及中華職業學校講演

略謂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了，有一般近視的國人，還希望國聯及其他列強，出來主持公理人道。來懲創暴日，其實國聯是個什麼東西？爽快的說一句，不過是列強分割殖民地的機關！其中那有什麼人知道公理？所以只有靠自己努力，

可是有人以為我國軍實還不如敵，不能抵抗，這正如強盜已打進來了，我們不能對強盜說，讓我拿了刀，再來抵抗你。所以現在對日宣戰，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諸位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自今日起，應該立刻準備，為國家犧牲，用鐵和血，來拯救我們垂亡的祖國等語。講畢，即乘車至陸家濱中華職業學校講演，先生到職校後，先由校中職員導引參觀該校附設之實習工廠完畢，即於職工教育館，向該校全體學生演說云：說起中國的教育，本來是很痛心的，因為我國的教育，是不普及的，教育的權利，只有資產階級，可以獨享，而且教育學生的目的，大多數還是想將來做官，所謂學而為仕的說，一些不錯，結果造成遍地皆官的中華官國，一般人向來輕視職業教育，說起來很是痛心，大家都明瞭知道的，不用再說，不過只要今後我們如果果要救國，便應該努力提倡雙手萬能的職業教育，這樣中國才有救，前途才有望！

三 答新聞記者問

答庸報記者問

一月十四日午刻對駐滬庸報記者談話：「余在京住多少日子，現在說不定，汪胡蔣三位先生經各方面誠懇勸駕，意思漸漸活動，不久或可來京，他們三位先生在今日是不能脫卸責任的，關於國防委員會現在還沒有確實規定，至於委員人選及國防計劃，現在更談不到，中政會特種委員會，原是暫時性質，在汪胡蔣三常委未入京以前，一切緊急問題，暫由這個會負責解決，這當然不是常設的機關，至於特委員人選，在上海已經決定，報紙已載過，現在沒有甚麼變更」。記者問行政院是否改組？答：「這個我不知道」。又問龐炳勳宋哲元等通電要為抗日前驅，尊意云何？答：「我想他們準有這樣電報，不過我還沒有見着。」

(六) 由南京到上海

答上海新民報記者問

一月十九日，新民報記者訪先生徵詢對時局意見。茲記問答如下：

問：先生對於對日絕交意見如何？

答：我是贊成對日絕交；

問：華北政治近情若何？

答：不知；

問：汪蔣兩先生日內可來京否？

答：汪蔣兩先生日內即可來，胡先生也可來；

問：訓練總監一職，各方極推崇先生，未識願否屈就？

答：我是外行，不能擔任此事，最好還是由李任潮先生擔任；

問：東北義勇軍苦戰彈絕，先生對此有何感想？

答：政府自應設法幫助。

答新中華報記者

問：滬案緊急，政府之準備如何？

答：滬上事起，吾人隱忍已極，對所提條件，一一容納，而日人竟出此行為，辱我太甚，捍衛國土，保護人民，乃是軍人之天職；

問：孫哲生先生有無返京可能？

答：行政院負政治重任，未能無人負責，今中央已選任汪先生擔任，並于昨日再電孫哲生先生，促駕入京，固內禦外；

問：先生前電胡展堂氏入京，胡表示如何？

(六) 由南京到上海

答：尚未接胡先生覆電。

講演中之警語

(一) 在銀行公會講云：前張溥泉主張開個巨頭會議，我「馮氏自自稱」問他「有幾個頭子」他說「有七八頭」，我道「人以頭計，那不變成牲口了嗎」？

(二) 在上海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講云：我曾拿「臥薪嘗胆」四個字請教人怎麼講，有些人完全不懂，有些人只懂一半，他說「臥薪，就是睡在家裏拿薪水啊」！

(三) 在江蘇省立上海中學講云：此次日木入寇，多數人希望國聯來為我們講「人道」其實世上那裏有多少「人道」呢！你們到馬路上去看一看，中間是汽車道，兩傍是人力車道，再有方是人行道，可見得「人道」是不多了！

四 覆舊袍澤書

先生自到寧後，西北軍舊部部隊將領，紛紛親來謁見，或派代表持函來見，先生曾親作一總函答復，文如下：

文云：承遠道遣人看我，謝謝！所有函件及軍事詳況，均由某同志轉告，已悉一是，感甚！余爲答吾弟不忘遠人之厚意，特將一得之見相告，於茲國步艱難之際，或于吾弟不無補益也。茲分述各點如下：（一）捍衛國家，既爲吾輩軍人之天職，應時時刻刻以國恥國難爲念，更應時時刻刻準備着雪恥濟難，不可因避險畏危而消滅軍人之志氣，放棄軍人天職，當思此正軍人救國之時，蓋百年來，我國所受之奇恥大辱，莫此爲甚，喪地三百餘萬方里，淪陷同胞三千萬人，財產之損失姑不計，而我失陷之同胞，日在日軍奸淫殺戮之下，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姊妹？橫遭蹂躪，能不痛心！如近日輾載日軍入

錦州殺軍人學生等，一次達二千餘人，其他更何可言。此我國所受之實際損害如此，而日人向外宣傳，尤蔑視吾人至極，如芳澤大養毅等謂中國不過名為國家，實際不為國家資格，幣原謂中日決不致有戰爭發生，因中國軍人，皆係軟骨頭，不知國家為何物，吾弟聞之，能不肝胆俱裂！願吾弟仍本吾輩平日救國之極誠，激勵將士，誓雪此恥，方不愧為一軍人、方不枉受人民之供養，吾弟勉之！報國即在今日，今不努力，恐將來國亡後，欲求愛國而不可得矣！吾弟勉之！（二）為國家服務，為人民服務，必須刻刻不忘國家，不忘人民，而須把自己的一切利害，置之度外，只求於國家人民有利益，而自己不求利益，才配稱為革命者，才配論革命的主義，如此在公的方面，才不負國家人民，在私的方面，也就是成全了自己的不朽事業，全在這公私二字分明，是必首先要認清的！（三）真是非，真目的，不容有什麼疑惑，例如訓練軍隊，是為保國衛民的，為公的，而不是為私的，又如紀律必須嚴明，體力必須健壯，與士卒必須同甘共苦，必須斷絕

一切嗜好，又如凡要士兵遵守的，官長必須先遵守，要士兵不貪財不怕死，必須將饑不貪財不怕死，這些都是真理，督是真是非，反過來說，如果不許士兵做的，而將領先去了，就是無是非，如果是非不明，雖然是個人，處世接物，也不見重于人，見信于人，一定要敗事的，何況治軍？這樣重大的事，豈能不慎之又慎！（四）「民爲邦本」，在幾千年以前，就是這樣說法，況在民主國家，人民是主人，更是應當注重民衆的事，必須以民衆的利益爲目的，不可欺壓民衆的事，不可有一點不愛敬民衆的事，要知道官兵的父母，就是人民，即官兵的親戚朋友鄉鄰，也無一不是人民，愛敬人民就是愛敬自己的父母兄弟親戚朋友鄉鄰，尤其要知道人民的痛苦，大多數已成了非人的生活，豈能忍心再欺壓他們，姑不論民衆被壓迫的結果，必要反抗，就是憑我們的良心，也不應欺壓他們的，此外還有告諸友的，就是我爲求各方大團結，一致對外，以求精誠合力，共救國難，此外毫無希求，我以平民的地位，來盡本分，毫無再掌兵權的希望，唯盼弟等

真誠努力，刻苦盡職，自己振刷自己，自己提拔自己，鞭策自己，成一樸實耐勞的愛國軍人，我願已足，其他我能幫助你做的，我當然盡力有為，不必掛念！

五 與汪兩次談話

馮先生在上海，汪精衛先生正在病院養病，彼此見過幾次面，其中有兩次談話關係重要，頗要記在下面：

第一次

汪先生問：您這次南下，帶了什麼具體計劃來呢？

馮先生說：我這次南下，是因爲國難已到了如是之深，大家應不顧一切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我們以前共同的倒蔣，爲要打倒獨裁，實現真正的革命政治，並非反對蔣的個人，現在蔣已下野，正是革新政治的良機。實行先生所提的民主政治，及抗禦外侮

，都在此一齊，若大家都不肯到南京去切實的負起責任來，不特對不住因反對獨裁而流血的武裝同志，也太對不住渴望治平的人民了，況且國難到了今日，我們要想救國，就該本着赴湯蹈火的精神來幹，就她到了南京，遇見了兵變，也要無顧忌的去，纔能充實中央政府的力量，實行一切救國大計。至於我的救國計劃，一部份詳於向一中全會的提案中。一部份詳於致您的馬電中，至於具體的辦法，我以為應集合各專家分別問題，專門研究。不過先決條件，還在大家的精誠團結，我歷來反對獨裁，現在的禍患，就是獨裁所遺的毒，使全國的力量分散了，外侮纔來，所以我此次完全大公無私的精神，希望以身作則，促進全體同志的覺悟，不特不使再有少數人把持政權的事實，就是這種心理，也當使之改變，現在國難如此嚴重，還有甚麼私人恩怨不可忘記呢？所以我打主意請您同胡先生都入京，就是介石，只要他拋棄獨裁的謬見，我也想請他入京，共赴國難，纔能顯出真正的精誠團結，纔能對內對外顯出一種新力量，纔能彼此毫無疑惑的共禦

外侮，這便是我救國的至誠。

第二次

這次是因爲汪先生仍在醫院中，毫無到南京的表示，所以就作進一步的攙促。

馮先生說：汪先生，你決定了到南京去嗎？

汪先生答：我還未決定，因爲有許多的方面，我要詳加考慮的。

馮先生說：現在國難日迫，大家只有趕緊到南京去共赴國難，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並且同時應約蔣介石胡展堂同去，不過能來與否，我們縱不能爲決定，但是我們自己却是不能不去的，我們今日只有以國事爲重，以對日本事爲一切的中心。總望先生把素日愛護國家的主張，早日拿出來及身實行，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六 與孫哲生談話

馮先生本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生張到了南京，因為黨中要人多散處各方，尤以留滬者多，所以又匆匆跑到上海，希望拉汪赴京，共同撐持此亡國局面，當馮先生離寧時，孫哲生氏曾與馮先生作長談，意在「要幹大家幫忙來幹，如果大家不幹，他也不幹，因為獨腳戲的行政院長實在幹不了也。」所以切盼先生能在上海完成此次勸駕使命，及至馮先生到了上海，並與汪作了兩次談話，汪仍推說病體沉重，一時不能出院，孫氏沒法，也就隨着跑到上海來，與馮先生作了一段很重要的談話如下：

孫哲生說：我到南京去任行政院長，並不是爲作官，完全爲了救國，現在大家都高蹈，我也只可不幹了，所以不願意再到南京去！

馮先生說：革命的要求是在得着政權，以便實行革命主張，現在政權到了手却又不

幹，革命兩個字怎麼講？你這種態度，我是不能贊同的！

孫氏說：如有人肯幫忙，我即回去！

在座有陳銘樞氏，經過很長久時間的研究和磋商，當決定立刻大家都回到南京去組織特別委員會，有一個，算一個。以代替汪胡應負責的中委會，來推動政治，決定抗日大計。

孫氏說：現在既是有了作法，我立刻回去，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態度幹到底！」

馮先生說：大家既然用革命的手段，去幹革命的救國事業，我是無問題的，什末時候回南京，我皆可同行，不過我們的態度應當始終貫徹到底。

七 回到南京

先生此次南下，純爲「共救危亡」一念所動，除在上海約請汪精衛先生到京共赴國難外，並派代表分赴香港杭州催請胡漢民蔣介石二先生出任巨艱，但是這三位先生稱病的稱病，高蹈的高蹈，因之負決定國家大計的中常會，無法開會，中央政府陷於停頓，然外禍日亟，中樞安能久虛，所以先生不得不邀集其他同志返南京共負起一部份責任來，以另闢救國途徑。

一 組織特種委員會

先生，孫科，李濟琛，李宗仁，陳銘樞，李文範，鄒魯，陳友仁，吳鐵城，馬超俊文(十二)日晨十時，在孫宅會議，吳以出席市政會爲辭早退，各委對外交財政，均有詳

密討論，決定設立特種委員會，負責實際政治責任，人選除中政會蔣汪胡二常委爲當然委員外，餘九人爲先生，孫科，何應欽，于右任，朱培德，李濟琛；李宗仁，陳銘樞，其他尚有關於外交財政等辦法四項，即席製成提案，由在座九委連署，(十四日)向中常會提議，所有在滬各委，亦議定元(十三)日晨車運袂入京。

二 返京後之談話

先生於一月十三日，由滬來京，與記者談話如次：

余此次南來之唯一的目的，在求精誠團結，造成一個强有力的統一政府，集中全國民衆的力量，來共同對外，以挽回此危亡的局勢，假設內部不能團結一致，中樞不能鞏固，則戰守大計，無從決定，必致釀成對敵者無援救，作戰者無接濟，國事前途，恐將更不堪設想！所以當我去滬以來，便準備再去香港奉化分請胡蔣，把汪胡蔣三先生，都邀到

南京來，共赴國難，自從滿陽事變以來，吉甯相繼失陷，最近錦州亦被佔領，熱河平津，岌岌可危，如果中樞再無重心，從速決策，以挽此千鈞一髮之危機，恐將更有不堪設想之結果。可是現行制度，行政院僅負執行之責，不能決定政策，所以中央負責各同志，到滬晤商，僉以爲汪胡蔣三先生，或因病纏，或因事牽，一時不能來京，而事機又日形迫切，不容許吾輩有從容商量之餘暇，特邀赴南京，共謀補救之方，余認爲當此國難臨頭之時，苟使有利於國，有利於民，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所以才與中央各同志，共返南京，不過，我認爲要挽救中國目前的危亡，除團結內部，共禦外侮以外，實在難找第二條方法！所以我雖返京，對於我過去所做團結內部的工作，仍然還是繼續努力，希望中央能夠設法，即日負起決策的責任來，同時我還是要奔走各方，把汪胡蔣諸先生，早日邀請來京，以完成整個的大團體，這是我始終抱定的志願。

(七) 回到南京

三分電汪胡蔣共挽危局

先生十三日下午由滬抵京，在滬時，曾分電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敦促早日入京，共救危亡，茲分錄原文如下：

致汪精衛電

精衛先生惠鑒，現日軍攻我益急，冀熱若再不守，華北將不堪問，福建震動，東南亦極可危，形勢險惡，國亡無日，此次一中全會，本黨同志，悉泯前嫌，精誠團結，重建中樞，願以先生及展堂先生臥病未愈，不克入京，介石先生亦未蒞止，政府中心，懸由樹立，守戰大計不定，指揮不一，步履不齊，孤軍應戰者，有衆寡不敵之危，枕戈待命者有效死無所之恨，觀此危象，可爲痛哭！弟從軍三十年，自嘗有過無功，報國之心，大違初願，年來深山耕讀，藉補愆尤，願外寇深入，危亡無日，迭奉中央電召，同志

責難，匹夫之義，不敢自逸，是以決然來京，未計個人利害，惟持此一片血誠，期能促成團結，共救此危亡之祖國，來滬後，屢親教益，并承示病勢稍減，即當入京，憂國心切，欽敬無量，惟際茲外寇日深，國本日蹙，亡國之禍即屆，報國之日無多，時機迫切，稍縱即逝，憂心如焚，莫知所措，頃與哲生真如同志晤商，僉謂非徒速謀補救之法，以彀中樞不可，並邀弟於明日與在滬諸同志，相偕入京，以竭其棉薄之力，惟切冀尊志早日就痊，滬京主持大計，共赴國難，以挽此空前之危局，此則為國家人民馨香以祝者，否則弟仍當來滬躬送也，特此佈臆，並希明教！敬祝健康！諸維亮察！弟馮玉祥拜啓。

致胡漢民電

展堂先生惠鑒，密，錦州失陷，熱冀震動，全國同胞，憂憤無已，挽危救亡，咸屬望於新政府，而哲生先生，以現行制度，行政院專負執行之責，大計決策，端賴中政會

(七) 同到南京

一一一

，在中政會未能開會之前，對外方針，無從決定。然外侮之急，不可終日，稍事遷延，寇患愈深，恐將舉國交謫，不僅施諸現在中央負責之同志而已。瞻念前途，亡國是懼，頃與哲生，真如，德鄰，任潮，君佩，海濱，諸同志晤商，僉謂非從速謀補救之法，以震中樞不可，並邀弟於明日與在滬諸同志，相偕入京，以竭其棉薄之力。惟切望爲國珍攝，尊恙早痊，命駕北來，主持大計，共赴國難，以救危亡，否則弟仍當趨前躬迎也！專電奉達，佇候明教！弟馮玉祥叩文（十二日）。

致蔣介石電

介石老弟助鑒，南來後，得春濤，子良，兩同志言及曾與吾弟晤談，辱承詢及，情意殷拳，無殊今昔，佩荷無量，自去歲九月十八日遼瀋淪陷之後，吉黑繼失。最近吾弟歸鄉後，錦城已不守，冀熱亦震動，形勢險惡前所未有，前一中全曾通過中政會由汪

胡二先生及吾弟負資，當此傾危之際，適展堂精衛爾先生俱臥病未愈，吾弟亦未入京，爾日軍攻我益急，全國志士，爲民族爭生存，咸具與敵同盡之決心，鮮本擬分赴港甬敦請展堂先生與吾弟來京，惟際此危亡切膚，間不容髮，言念前途，惴惴危懼，頃與哲生，真如，各同志晤商，咸謂值此非常之變，非速謀補救之法以鞏固中樞不可，並邀祥於明日同行入京，故不克即往奉化，國難至此，必須羣策羣力，以共挽此垂亡之祖國，務請即日來京，不勝企盼，否則，仍當前來躬迓也，先此佈臆，敬頌助綏！如小兒馮玉祥拜文（十二日）。

四 在中央紀念週報告

中央黨部於十八日晨九時，舉行總理紀念週，到中委：先生，陳果夫，李次溫，洪陸東，鄭占南，蕭忠貞，李宗黃，王祺，黃少谷，甘乃光，謝作民，及職員來賓六百餘

(七) 回到南京

一一四

人，由陳果夫主席，領導行禮後，先生報告政治，演詞如下：

各位同志，原來中央指定顧孟偉先生，出席本星期紀念週報告，因為顧先生有事到上海去了，所以常務委員又指定兄弟作報告，當大難臨頭的時候，兄弟要報告的最重要者就是外患的情形，這幾天日軍分三路攻熱河，現在又派了許多飛機，轟炸熱河省城，承德府，日軍進兵時，由新民府到山海關一段，當中發生戰爭，沿打虎山溝幫子，錦州一帶，民軍義勇軍，與日抵抗，地方保衛團亦起來與日抵抗，固然義勇軍的器械，不如日本，義勇軍的訓練，不如日本，義勇軍的組織，亦不如日本，但是義勇軍的拚命，敢死的精神，實在比之日本人強得多，打虎山溝幫子等處的義勇軍，雖然被日本人打死的很多，但因為前仆後繼的精神，把日軍一部份切斷，把日軍一部份一部份的包圍，與繳械，那繳械的日軍，也跪在地下，求先生饒命，外患的情形，大致都在報紙上面披露了，現在不必詳細報告，總之，我們幾千年來未有的大難，全賴同志同心同德，作有計劃

的對付方法，方可以圖中華民族的生存，否則，亡國滅種之禍，就在目前！

關於我們內部的情形，今天也要向各位報告一下，近來中央政治會議特務委員會開會，討論時間每次總在七八小時以上，開會精神，非常良佳，席間委員沒有一人不發表意見，且心平氣和，沒有一點不好的意思，更沒有當面不說而到背後說話的，散會後大家很高興，都以爲在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非很勇猛很決心很詳細的去研究，與討論，不能挽救國家的危機，此會的精神，實在該如此。特務委員會所討論的事項，有兩大重要事件：（一）外交問題：決定對外交怎樣去辦？（二）財政問題：決定對財政怎樣去辦？目前財政最感困難，且廢歷年底在即，要是沒有錢發餉，軍隊如何維持呢！如軍隊不能維持，人民更要受痛苦，政府也要受影響，特務委員會對此兩大問題，已有深刻的研究，和詳細的討論了。

其次，汪精衛先生到杭州見蔣中正先生，兩位已經見了面，大約不久就可以到南京

來，至胡漢民先生將來也可以到南京來，我們都知道分開來的力量，一定是很小，合起來的力量一定是很大，現在大家這樣團結起來，其力量如本來是一千斤的，實際即能作一萬斤力量用的，此事於黨國前途，很在關係，提出來向各位報告。

還有一點要向各位報告，以供各位參攷，就是報告一點鄉間的情形，鄉間人民的痛苦，真是痛苦到十二萬分，旱災水災蟲災這三種大災，弄得鄉間人，無收成，都在可憐萬分之中，就以西北人民的衣服來說，大概是破的，是爛的，就是中等之家，不過能飽能暖而已，如某中學校的學生，其境遇還算稍好，而在嚴冷的天氣，還無力穿禦寒的衣服，至於普通人民，在天氣大冷的時候，更是可憐，有許多十二三歲或十四五歲的人，還沒有褲穿的，其窮到如此，就以西北人民的飯食來說，近年來西北人民所吃的，大概以八分之一的米八分之七的糠混合而食，即使以前收成好的時候，大概以二分之一的米二分之一的糠和食，但近年奈八斗糠一斗米混合而食的人家，還算好的呢！有的人家

選八斗糠一斗米混合而食都不能得到，就以西北人民的住居來說，西北人民大概住在洞裏頭的，而住在房屋裏頭的實在少數，我們在那裏天天聽到的一句話，就是貧，而且天天聽到的一句話，就是病，他們因貧得如此，所以只能得到這樣的衣食住，在這樣衣食住之下，誰亦不能不生病，可憐他們生了病沒有錢請醫生，就是醫生願代他診治，結果還沒有錢買藥吃，這樣他們由貧而病，由病而死，弄得北方許多農村，成了破碎的樣子，至於長江一帶，因去年水災，人民亦是疾苦萬分，沒有什麼分別，人民既是如此痛苦，而政治未見十分明修，各處縣長固然有的很廉潔，而有的竟雜亂的很，希望本黨同志，極方設法，加以糾正！希望監察院雷厲風行，分其優劣，加以獎懲，最末了的話，就是在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盼望本黨同志結合一起，去看國家的敵人，不然只看自己兄弟間的錯誤，望諸位同志，從此能夠真誠的團結起來，來救這危險萬分之祖國，救這貧苦無告的同胞，亦就是救自己了！

(七) 回到南京

五 汪蔣來京

特委會組成會議決三要案：(一)對日絕交；(二)停付公債本息，以公債之款充作備戰之費；(三)陳銘樞長財部。蔣中正得到此項消息，反十分震恐，因為這樣做，是以致他死命，對日絕交可以使全國團結，一致對外，停付公債則可以打倒蔣的後台老板，上海財閥，陳銘樞長財政，則可以拆毀他與金融界關係，所以蔣中正馬上給汪去信，約他合作，汪也恐怕再沒登政治舞台的機會，所以大病豁然頓愈，即速趕到杭州，和蔣速袂到京，對特委會力肆攻難，而孫科，陳友仁，便不得不離職去滬，從此政治，立刻轉變，一幕悲劇，又復開始，蔣汪合作，予以成熟，不數日而汪之行政院長命令發表矣，蔣之軍權獨攬，亦成了以後二中全會中汪之夾帶中條件。

八 由遷都到洛陽

蕪然一聲之上海戰事爆發，開戰原因不用說，國人都明白，日人無理要求，政府蔣一允許後，還向中國軍隊壓迫，守土的十九路軍激於愛國義憤，便不得不積極抵抗，蔣至此也無法解決，只好遷都洛陽，以表示彷彿亦有抵日決心。

一 軍委會會議決要案

自十九路軍宣言抗日後，全國民衆，無不激昂奮發，願做後盾，先生在軍委會曾提議三案，均經通過。(一)以十萬軍隊援助上海，並須于三月內開到，要在萬國視線之下，與日人作殊死戰；(二)沿岸各海口同時向日艦開砲，造成全國皆戰局面，使日本應接不暇；(三)北方軍集中，向東三省出發，決以武力收復失地；於是先生始決心到

(八) 由遷都到洛陽

洛陽，豈料賣國者詭謀漸露，極端破壞一切抵抗計劃，以致主張抵抗者空有一腔熱血，握兵權者抱定屈服決心，十九路軍孤軍作戰，應調援滬部隊，始終按兵不動，個中内幕，令人羞死，最後援滬之第五軍，仍係下級幹部自報奮勇，強請自動而去，軍委會等於空設，軍委會之命令不出辦公室大門，是誰誤國？是誰誤民？恐不待指明而後知，可憐國格，可憐國民，喪失已盡！

一一 電催請孫胡等北上

二月七日先牛，李濟琛，朱培德，電孫科，胡漢民，陳濟棠，白崇禧云：暴日既佔東北，復肆其毒螫，擾及上海，去月贛(二十九日)世(三十日)等日，中央同人緊急集議，一致議決，以最大之決心，謀長期之抵抗，立將中央及國府移至洛陽辦公，既使禁日之砲艦政策，無所措施，同時於中原腹地，建立中樞，策應四方，團結舉國一致之勢力

，以謀制最後之勝利，冬（二日）日中央黨部於洛陽第一次開會，議決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官吏，于困難期間停發俸給，祇發維持生活費，自特任官吏以下，以至僱員，最高者，月不過八十元，最低者三十五元，蓋惟有刻苦自勵之精神，乃能有持久之志力，如此始能不負遷地辦公之最大義意也。至於對日方策，軍事外交同時俱進，必軍事上有積極抵抗之決心與方法，然後外交乃有進行之可言，現在十九路軍將士奮其忠勇，與敵抵抗，內中民氣，外揚國威，中央同人，至深嘉慰，並已積極籌畫，必不使陷於孤軍無援之境，要之吾人爲正當防衛而戰，當竭力合作武裝同志之力，以爲全國人民之前驅，雖餘一彈一卒，亦不以尺寸地輕授與人，此爲吾人今日應有之決心，亦惟一之義務，玉祥等忝列行伍，備員中央，此次決定之大計，會參末議，誓竭心力，以共艱危，諸兄黨國重心，衆望所屬，除有特別任務者外，似宜同赴行都，力救大難，使一般同志有所矜式，此實爲目前最迫切之要求，謹電奉懇，尙祈鑒察，是所深荷！馮玉祥

（八） 由遷都到洛陽

李濟深朱培德陽（七日）。

三 函慰十九路軍

光甯、廷楷先生助鑒：知大軍起而抗日，聲威所播，全國響應，祥夙主以武力對日，事與願違，方深悲憤！茲聞大舉，喜快欲狂，從此已死之人心，得藉以警醒；已頹之民氣，將藉以振興，國之不亡，胥在是矣，茲特請劉定五先生代將勞問之意，並致欽佩之忱。敬祝為國家民族努力也！畫不宣意，順頌助祉！弟馮玉祥拜啓。

九 兩次回到浦鎮

一 第一次到浦

自首都遷洛陽以後，上海抗日軍事，日益緊張，當經軍事委員會決定，將留洛鄭，坐鎮後方，先生與汪精衛李任潮先生等，馳赴浦鎮，佈置防務，專車過徐未稍逗留，在浦鎮共駐四日，經過情形如次：

1 瀛戰情形：日人爲轉移目標，造成上海戰禍，最初以海軍一部陸戰隊，開始向閘北挑登進攻，以爲奪取東三省，僅少數陸軍，盡數日之力，既告成功，此次奪取上海，自如探囊取物，故大言四小時即可解決上海之軍事行動，幸我十九路軍將士，誓死抵抗，雖器械不如人，然戰鬥精神却勝日人多多，故連日戰況，均告勝利，日人因海軍失敗

，遂調大部陸軍，一師不足，繼調一師，實力日日增厚，而我方增援，雖經軍事委員會具體決定，然因有力者之暗中阻撓，故均遲遲不至，當時各方民衆之不滿政府輿論，愈形激烈。

2 一般民衆：上海租界中之商民，俱各罷業，以示抵抗，閘北及江灣中國工廠停工者停工，被大砲燬者燬，一般市民房屋，更是日日在烽烟中消失，最可憐者，一般貧民，流離四散，餓寒交迫，厥狀極慘，然從無一人口出怨言，以十九路軍之抵抗未爲不當，大家皆以爲與此暴日拚命，民衆犧牲，乃爲一當然之事，此外民衆向十九路軍之捐輸，以上海一隅，于十餘日內，已籌得一百八十餘萬，各地民衆捐款最多者，爲中下平民階級，並購餽作戰中應需軍用品，輸送前方，一得我軍戰勝消息，舉市若狂，當時推測，即戰事再形擴大，民衆亦能忍痛堅持到底也。

3 援軍情情：據政府之會議規定，于一星期內，調十萬大軍，集中滬上，在萬國視

線之下，與日人一較勝負。當先生與汪李到浦鎮之後，一日數電催調各方援軍趕赴上海，電數去而援軍終不至，先生生活，遂日入於焦灼憤慨之中，蓋返徐州以後之大病，已預伏其病因于是矣！

4 山阜小會：先生與汪精衛，李任潮住在浦鎮車上，何應欽未培德住城內，每日軍事消息，皆中何朱渡江報告，一日何朱及羅文幹陳公博皆來，先生與汪李偕諸人登車廠附近之山阜上，俱各盤膝而坐，何應欽報告軍事畢，大家開始討論援滬辦法，何說：「此次戰事，誰也不能打，打是必敗的，對日問題，唯一辦法，只有倚賴外交去解決」。說畢，羅外長的面孔頓時一片一片的紫漲起來，跟着發言說：「我的外交，是靠着軍人打戰，軍也能打戰，外交就有辦法，十九路軍在上海打了兩個勝戰，國際間形勢立刻轉換，而各國就紛紛有代表到寧進行調解中日問題，我的外交也就有路可行！」說時聲色俱厲，頗有憤憤不平之勢，當時何部長態度，亦只略現不自然的羞慚而已，而援兵之不

(九) 兩次回到浦鎮

首發，仍依然置政府決議於不顧也。

5 滬行未果：先生坐待調動軍隊開滬，最後浦口到上官雲相一部，而始終滯留大江北岸不渡，先生曾面詢軍政部長何應欽，何以軍隊遲遲不進？日人以全國之力來攻，我以一軍之力相禦，今方開到之一部，又不渡江前進，軍部究欲何為？何答以：「日人已下警告，如我軍渡江援滬，日艦即行開砲敵對，因恐惹起更大交涉，故尚不敢輕舉妄動也」。先生自窺透此中内幕之後，對於抗日計劃，認為必敗無疑，但國民職責所在，應以集身效忠黨國，乃商汪擬親赴滬參戰，汪恐先生一去不返，自動抵抗於上海，以得罪於蔣，則彼所形式上領導之中央臺面，更不易支撐，遂堅決阻止，並電蔣迅速召開軍委會，再事商議，此先生再度回徐，兩來浦鎮之主因也。

一一 第二次到浦

1 徐州會議：上海戰局，日益嚴重，日方陸軍開到者數在十萬，而我軍增援者迄無消息，此中關鍵，當然繫于蔣一人之身，何應欽不過戲台上一傀儡耳！經汪往復與蔣電商之後，蔣由鄧到徐；約汪李朱及先生在徐州會議，實際言之，此項會議亦不過徒具形式，蓋不抵抗的政策，已成蔣心中之鐵案矣！

2 會議情形：當先生及汪李朱諸先生專車開到後，蔣已早到，會所係在汪氏車上，在座有蔣汪李朱及先生，首由汪先生報告京滬情形，繼討論今後應付方案；並各軍開拔困難，蔣則以為此次十九路軍對日抵抗，終為失策，不如放棄閘北，縮短戰線。其實日人所要求者閘北，如放棄閘北，則已無戰事可言，證諸後日之上海撤兵簽字，固早知我國戰敗命運之決定非一朝矣！

其諸人發言以後，蔣問先生：「煥章大哥，有什麼話說？」先生即說：「我們談了半天，說的都不是根本問題，若是不在根本上着眼，恐怕愈談是愈沒有辦法！國難如是

之深；我們受人民之付託，擔着國家存亡的責任，大家在一起開會，應當如何的精誠團結，真誠相見！若是仍然懷着鬼胎，見面不肯說實話，我恐怕不獨要把國綱送了，種族也要滅絕啊！

上海的戰，打得這樣緊，情形這樣嚴重，各地部隊，始終未調出，大家口裏說是抵抗，實在不抵抗，這樣口是心非，言而不行，就是聚五天會，也是沒有用的！

介石！你要決心抗日，你就自己幹起來，我們都聽你的，來幫着你幹！我盼望你下個大大的決心，以國家，以人民為重！」時聽了，冷靜了一會，連說：「大哥說的是根本問題，是根本問題」。遂退席散會。

此次會議，等于空談，最後蔣決定親赴南京一行，藉口視察情形，再決定戰守，事實至是，已成不可挽救之局面矣。

3 病床生活：到徐會議之下午，先生忽寒熱交作，頭痛喉腫，因車上休息不便，乃

顧洋車一輛寄寓城內花園飯店，當經延醫診治，謂係白喉，雖施血清注射，却難藥到病除，素稱體格雄健之先生，此時則不能不呻吟於病榻之上，翌日因旅舍中過事嘈雜，遂遷至西關一教會醫院，此間環境較好，先生之熱度亦稍減，第二日濟南齊魯醫院郎大夫及北平協和醫院劉大夫相繼踵至，為先生診治，病況雖有進步，體力却大衰減，復因服藥過多，腹瀉不止，時覺眼花頭眩，蓋先生之病，不僅在喉部也，先生精神上之痛苦實重于喉病，喉病有藥可療治，精神痛苦，則無藥可治，當此國家危亡旦夕之時，政府當道，猶是昏庸自私，即不病者亦將病，况憂國熱情如先生者，豈不病之更深！

4 聯名電蔣：蔣到京，汪李朱與先生留徐，先生雖臥病在床，來慰病諸人，先生輒與之談抗日事，更恐蔣氏到京後，竟然撤兵，國事益不可救，諄諄以此相討論，嗣經磋商決定三事，先生與汪李朱四人連署發出，電中三事如次：

1 迅速調重兵力赴滬援助十九路軍作戰。

(九) 兩次回到浦鎮

2 北方軍隊集中，向關外出發，牽制日本兵力，並收復失地。

3 長江各要塞，遇有日本兵艦駛過，立即開砲轟擊。

此電發出後，汪李朱三人即南下矣。

5 再到浦鎮：先生呻吟病榻之上，不時召集左右二三人，談及抗日計劃，每至滬戰危急，援兵不至，輒撫掌唏噓，憤慨萬狀，有時兩淚縱橫，悲不可止，雖迭經醫藥靜養寡言，免轉他症，而先生未嘗稍有改易，嗣接南京來電，請赴京開會，商對日最終決策，先生立刻決定扶病南下，醫及左右，皆告以不可，且左右對先生言，「中央政府，不抵抗之局面已造成，滬戰失敗在即，並聞中央有屈服簽字之說，去亦不足以挽回大局，徒傷身帶何為？」先生答復極簡利，說：「我作一天中國人，要盡一天責任，我今日雖不能救國，決不使彼輩賣國，換句話說，他們不容我們痛快的救國，我決不能使他們痛快的賣國，我若在寧，就是作了他們的眼中釘也是好的，」少息又說：「一般人在政府將

要簽訂不抵抗條約時，皆想能躲開則躲開，以自潔其身，我名馮的，決不走便宜道，他們若是愈賣國，我愈要到南京去！」當晚即於塵沙蔽天之際，由侍從扶上洋車，至車站登車南去。

9 抵日內幕：先生到了浦鎮，當日下午李任潮先生即過江來告以昨日會議經過如次

：「會議時蔣曾發言說：『對日問題，絕對不能以武力抵抗，抵抗就非亡國不可』，話未完吳稚暉就憤憤的說：『我看中國人就是打內戰有種，等到一與外國人作戰，連一點勇氣也沒有了！要說中國人不能和外國人打戰，這是騙人的話，我在上海親眼看見十九路軍追奔逐北的情形，至於說到械彈問題，中國有這麼多兵工廠和機噐工廠，那一個不可以拿過來造軍用品，製造械彈的工人，更不成爲問題的。所以日之是非抵抗不可的。』吳老頭子，此次發言，真所謂『一鳴驚人』，會場空氣立刻爲之緊張，且逼得無法

(九) 兩次回到浦鎮

，當時決定二策：1，派李任潮陳公博及吳稚暉三人到北平見張學良催其出兵關外收復失地以牽制日人攻瀋兵力；2 調宋哲元部開赴熱河向瀋陽進攻並令晉軍派三師兵力歸宋指揮，此來並奉中央使命，徵求先生同意。先生當答復說：

「關於抗日軍事，無論調任何軍隊，我無不同意，此事中央已決定最好，因為宋為我之舊部，我應避嫌疑，免得外間說我藉抗日而培植私人」。先生此言，不幸而言中，當李陳二先生北上時，沿途所遇奉軍要人，皆詢李此次中央決策是否為馮所出？並謂李係受馮之愚弄而北來奔走，李雖告以中央開會時，馮先生並未與會，彼輩尤不之信。山河破碎，當局者猶不覺悟，擁權自私如是，能不令人為之痛哭！

自此先生在寧數日，中央雖有會議，蔣多持緘默態度，不發一言，而抗日軍事，會議時反不多提，因一切已由蔣內定矣。各地軍事領袖，縱有紛紛請纓援滬，中央不獨不予許可，且秘密去電阻止，至張治中統轄之第五軍，開赴上海，亦非上級命令，係全軍

下級幹部聯名向軍政部請纓，何部長初極震怒，並謂軍人以服從爲天職，對日軍事，政府有整個計劃；爲何不安靜待命，代表軍官嚴受申斥歸後，復糾合軍官數百人，齊集軍政府，並對何言，如政府再不命令出發，彼等只可自動登車赴滬，何知壓迫無效，乃准其自動赴滬，不加懲處，此外如張發奎之部隊，雖皆至全州，仍阻止其前進，坐使滬上民衆被屠，大軍挫敗，消沈此已沸騰之民氣，政府路道，苟有心肝，寧忍出此！

7 緊縮政策

先生在浦鎮對記者談及國難時期之設施，並詳爲解釋爲甚麼要實行緊縮政策？茲錄談話如下：

我們一翻開世界民族興亡的歷史，就知道凡是一個國家，每當國難關頭，有兩種不可避免的結果，非此既彼，不是因外患而亡國，便是由大難而復興，事實昭然，千古一致，但這種不同的結果，並不是根據什麼幸運和偶然，實是民族自身應付時艱的一種自

(九) 兩次回到浦鎮

然達到的路向。

中國的國難，到了今日，總算是恥辱與危險達於極點，如果有一點理智的話，豈不應當自己檢討一下，究竟造成今日悲慘暗淡的局面，除了帝國主義的野心侵略以外，我們自身的錯誤是什麼？

一個國家的存在，在這種競爭的國際舞台之上，知識，器械，政治組織，和生產方法，都是決定命運的基本條件，這一切中國比得上人家嗎，我們豈但這一些不如人，就是平時生活中的努力，知恥，儉樸，吃苦，實行，這些精神，皆遠不如人啊！要說到這裏，恐怕不如人家的地方就更多，也說不盡了！爲什麼一切是這般落後呢？這是一個大的問題，我認爲主要的原因是：生產的方法太陳腐，充分表現時代落伍的衰頹，一般民衆的生活，同爲經濟力的日漸消沉，仍然保持着單簡的僕質，但是一般文武官吏的享受，却極時代的文明，他們並不管國家是否有此大意的生產，他們也不管這一切定否爲本

國的生產，他們很有錢，所以他們浪費，並且是盲目的浪費，許多將興的農業工業，也都葬埋在他們的浪費之中！

國家的消費力，多過了國家的生產力，這個國家當然是日漸孱弱困窮，結果還得要整個的遭遇經濟破產，於是支持政府的經費，也自然是入不敷出，怎麼辦呢？唯一的經濟救濟方案，是借款，是公債，並且無限制的增加，這樣借款與公債愈多，人民的擔負愈重，官僚們發財的機會愈大，有人說中國二十年來的革命，何嘗為國家與人民革了命，簡直替官僚們作了御用的革命！

因為的生產不發達，專門人才就無所用其長，知識界一般人所夢想的生活享受，只有向官之一途去尋找，官的位置有限，雖然是拚命的增加多少開缺，及可以領薪的花樣名義，究竟是不能夠無所不包，因此，就不免發生了搶官作的鬥爭，因次就更引起官衆的恐慌，於是乎大家拿作官就當作解決生活問題的終南捷徑，不二法門，作上官的，大

（九）兩次回到浦鎮

(九) 兩次回到浦鎮

一三六

樓特樓，作不上的，百計鑽營，整個的國，何嘗是人民之國，竟成了官僚之國，中華民國也就變成了中華官國。

在這種情形之中，又遇着了這樣的國難，最近最低的補救方法，除了一面力禦外侮，一面實行「緊縮政策」，實看不出什末更有效的辦法來！

頑強的暴日，節節進攻，嗚嗚逼人，即欲退一步來談和平，事實上亦有所不許，我以為為國家爭生存，為民族爭人格，只有抵抗，抵抗到底，抵抗的基本條件，就是我們能真正省吃儉用，真正負責任，真正作事，真吃苦，真犧牲，誓死亦不當亡國奴。若是舉國一致具此決心，繼續着十九路軍和張治中軍長所帶的禁衛兩師的前仆後繼的精神幹去，那麼，我們抗日還成問題嗎？日本豈能受得住這樣的一抗？

制共最有效的辦法，不是單純武力克服，乃是緊縮政策的切實施行，在共產宣傳中，大部分是攻擊官僚階級的特殊享受，而置民衆痛苦於不顧，所以到他們能造成暴動兵

變與民變，的確這種社會的階級懸殊，苦樂不均，使那終日勞動者不得一飽，而那些無所事事者，反享受優異，反吃喝玩樂，真是不平則鳴，再加以共產黨的推波助瀾，那能不造成今日社會的恐怖現象？志切救國者，須站在民衆利益的立場上，拚命幹去不可，緊縮政策必須看一文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准妄用，每用一錢，須用在爲兵，須用在抗日上，這就是消滅口實的利器，而爲救亡期中真實的表現。

因爲革命是爲民衆的，而不是爲官衆的，要是說到我們革命爲的是人民呢，在這種艱鉅的關頭，我們只有先自「緊縮」作起，全國一致堅決實行，自然能喚起民衆整個團結的意識，說到這裏，我就想起一位作官的朋友來，他是個寒苦的學生出身，他曾作過基督教中的工作，後來漸漸的作了顯貴的官，家庭生活的度的架子，於是就一天一天的放大起來，有一次他和我說，（這是三年前的話）我作一個官不行，勢非再兼一個官不可，因爲我的家用每月非一千四百元不能支持，我們想想，國家是爲民衆而有呢，還是

民衆爲國家而有的呢，民衆的痛苦如此，而官吏的驕奢如彼，生活懸殊幾不可以道里計，如是的國民政府官吏，如是的革命政府官吏，豈不是把「國民欺死，把「革命」兩個字糟踏盡了嗎？國家有這樣的官吏，那能不受異族的蹂躪與宰割呢？所以今後一切爲高官厚祿而仕的大人老爺們，須有真的覺悟，如不願吃苦以救國，仍然驕奢淫逸，便是甘心背叛民衆，障礙救國，同時凡不畏艱苦的官吏，即須團結起來，勇猛的幹去，改造現在的官國，變成真正的民國，固然我們知道要大事發達生產，然而「緊縮政策」實是一種必要手段，因爲一切作官的，除了努力盡責任外，無所貪圖，一般國民呢？也自然安心工作。生產的改進，教育的整飭，以及其他事業的鼓勵，或者「緊縮政策」就是一切反應的起點。

自然革命並不是「緊縮政策」，但在這種拜金主義高潮氾濫的中國社會之中，却不能不用作革命期中的過渡手段，我會記得不久以前，報紙登有一段日人士肥原的談話。

他說：「我忙得利害，因為許多中國朋友向我找事作，我整整下了三天的委任狀，把我都累乏了，」這種黃金世界的麻痺，這種「有奶便是娘」的唯錢思想，使他們忘記祖國，忘記一切，若不採嚴厲的手段來改正來剷除，中國的民族豈不是亡國而有餘嗎！

事實上說，現在中國的經濟現狀，可以說瀕於破產，而水災之後，加以外患，國家遭遇不幸，為亘古所未有，天家應當如何來共同奮鬥，共赴國難，凡事一致緊縮起來！最令人痛心的，是國民經濟如此困難，而一般人依然醉生夢死，只圖自己的私利，很少為大多數勞苦同胞打算，如南京各公務員聯合給汪先生打電報請為他們減房租，而他們對房租以外，其他勞苦羣衆的生活問題，並不去研究與顧及，在緊縮政策之下的反應，只是如此而已，這是如何的令人失望呢！

還有一件同一的事實。就是外交部的羅外長，接到一封郭某打來的電報，索取八百元的乾薪，詞極嚴厲，大有不給錢不了之勢，羅先生氣的沒法子，說：「他却忘記了這

個政府自遷都洛陽之後，是要換新局面的，他也忘記了現在是國難關頭，坐在家裏拿乾薪是不成的，他更忘記了政府已經實施了緊縮政策，不說了，說下去真令人氣煞痛心！

「我們歷代的先賢，當他們建國時，那一個不是茅茨土階，筲路藍縷，越王勾踐復仇時，豈不是嘗膽臥薪，又何嘗像今天的大老們，臥在家裏拿乾薪呢！真是錯看了！「臥薪」二字！我們的華僑，他們拋井離鄉，重洋萬里，作廚子，洗衣服，作苦工，他們一聽見祖國的大難，把他們從血汗中所得來的錢，湊集攏來十萬，五十萬，一百萬，匯到中國，資助馮占山，幫助十九路軍，聽說現在又買了三十餘架飛機，要送到中國，作對日空戰之用，這種富有熱血的海外同胞，真是值得我們欽佩效法的！現在的救亡禦侮，豈止是大家應贊同政府的緊縮政策，並且努力實行一切，家有積蓄的人，更應非毀家抒難，以完成政府緊縮政策之更大意義。

當歐洲大戰的時候，各國皆感到生產量的低落，糧食的恐慌，以及經濟上的危機，

所以都採取緊縮政策，來度此大難之關，英國有戰時糧食部之組織，不僅是收集糧食，支配糧食，並且對於全國人民的食物有一定的限制，當時英皇雖貴爲一國元首，他每餐也是按着規定只吃麵包兩片，黃油少許，在那個時候，我正是駐軍湘西，有一天被請在桃源縣的一位美國牧師家中吃飯，他只備了一隻雞作菜，我說：「你們預備的菜太豐富了。」他含淚的答道：「誠然，自美國參戰，我們已經一年半不吃肉食，今天是等一次，因爲要節省下錢來製成衣服，或購買什物，送回祖國，以供前敵將士之用。」看人家的國民，人家的民衆，在祖國與敵國作戰時是這般的作法，我們現在是以弱抗強，比人家的國難更危險萬倍，我們是應當如何的以堅決的態度，來貫徹緊縮政策的救國使命。

緊縮政策是一位愛國同志所提出，現在不便說是誰，我呢！是極端贊同的一人，因爲我記得當明末崇禎時，京城被圍士卒餉絕，計無所出，崇禎就勸舉朝文武，各自輸將，結果是無一人肯將自己的私產拿出以救國難，反自李白成入京，把這些文武大官們，

一個一個捆起來用藤籐來勒索他們的錢，他們受刑不過，於是有拿出二百萬兩銀子的，有拿出四百萬兩銀子的。我們當這暴日憑凌，國家命脈一息僅存的時候，如果大家是唯私利之是圖，唯權位之是爭，請問是不是也等着日本人的藤籐？或者待着共產黨的火烤呢？緊縮政策不是暫時實施的，他的最後階段，是要從消極的行爲中創造出積極的事業來，我們藉着緊縮政策的長期堅苦奮鬥，除了打勝敵人之外，還有我們急待完成的工作，在這種工作沒有完成以前，我們是不能罷手的！

教育關係於國家的生存競爭至鉅，中國的教育至於今日，可以說是破了產的，姑且不管教育的制度與現象如何，即學校一切良好，如仍是黃金世界的教育，非有黃金不能作敲門磚，走進教育之門。這樣處在生產落後，衣食不給的大多數民衆經濟狀況之下，豈不是令大多數中之大數青年子女，望洋興嘆嗎？所以我們要藉着緊縮政策，節省下金錢來，努力建設教育一切免費，使教育爲人民之義務，同時亦爲人民之權利，這是工

作中的第一樁。

軍人之責任在禦侮衛國，一旦沙場有事，馬革裹尸，視為應盡的天職，但中國的軍人——日兵，平時所受的待遇，吃的穿的，住的，又何嘗比上別的國家人民所養的一條狗呢？老了怎麼辦？傷了怎麼辦？死了怎麼辦？遺下的孤兒寡妻又怎麼辦呢？這更是提不上的問題，這種非人待遇的目標生活是非改良不可的，是非有保障不可的，如果我們是個有理性國家的話，這是工作中的第二樁。

體力的勞動與精神勞動者，皆是國家生產上的基本細胞，他們竭盡日之力，以從事種種不同的生產，完成社會活動的條件，而結果呢，他們很多是一無所有，並且是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失業了，病了，老了，死了，更一樣的無人過問，這種問題，非實行保險制是不能解決的，我們的國家，政治機關，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還記稱作革命政府嗎？這是我們「緊縮政策」中的第三樁工作。

(九) 兩次回到浦鎮

一四三

我們爲救亡計，爲國家前途計，今後，我們只有站在革命獨立場上，爲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奮鬥，並且我們不說難聽的話，我們很誠懇的祈求那些自私自利的，不愛國的，不愛民的，不愛兵的，文武官吏們，請早早的醒悟罷！不要再睡了！實在是應當悔改了！趕快的新新起來，力行一文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可浪費的主張，凡用一文錢纔要爲民爲兵，萬萬不可仍是驕奢揮霍的等着當亡國奴吧！

總括說來，我們作革命事業，並不以實行緊縮政策爲已足，不過在國難當頭，處在生產不足消費的條件之中，第一步就要從我們自己的節儉做起，假設自己養尊處優，而叫旁人去革命，這是萬萬辦不到的！徒自爲反動者，造反政府的機會，而我們由革命的地位，移到革命的對象，這是多麼可怕，所以不能不實行緊縮政策。

8 電復張允榮薛篤弼電

上海張允榮弟薛篤弼弟大鑒，號電敬悉，兄之喉疾，實因連日心中急火上蒸所致，近因出汗過多，腹瀉過甚，喉病雖減輕，體氣極虛弱，登車之後，猶頭目暈眩，四肢無力，以大難關頭，不忍養身自愛，力疾南下，本抗日到底之主張，貫徹共赴國難之目的，早具決心，義無反顧，前在徐時，兄曾與精衛任潮益之共署名一電致蔣先生，主張三事，一，立即派大部兵力增援滬上；二，華北之兵，開赴關外，武力收復失地；三，沿江各要塞，同時開砲轟擊日艦；不知如何議的？結果如何未悉，茲于馬晨抵浦鎮，因汪李赴城內尙未會見，此次寧會內幕，此時一無所知，惟兄抗日之志，親爲救亡唯一之道，無論環境如何，決當堅持到底也，請轉告滬上各友釋念，並請致謝孫哲生，程頌雲，方叔平，諸先生問候爲盼！小兄馮玉祥馬。

復胡漢民電

(九) 兩次回到浦鎮

(九) 兩次回到浦鎮

一四六

上海張允榮弟特復展堂先生惠鑒，頃由允榮同志轉來鑄電，驚悉一是，令兄寒晨逝世，噩耗傳來，曷勝悲悼！當此大難關頭，尙希爲國節憂！滬來國難日急，民族存亡，繫于一髮，救亡禦侮。唯有全國一致，精誠團結，方能求最後勝利，弟在徐臥病多日，始則感冒風寒，繼而轉成喉疾，因求速治，遂致出汗過多，腹瀉過甚，日來喉疾減輕，體弱過甚，茲于效日，帶病南下，堅決抗日，如不能貫徹初衷，只有一去以報國人耳！弟馮玉祥。

十 由浦鎮到洛陽

先生因二中全會開幕在即，于二月二十六日晨九時離浦鎮，二十七早與汪先生車先後到徐州，轉隨海路赴洛，先生到洛陽後情形，可申述者如後：

一二中全會背景

A，此次大會最要意義，在恢復蔣氏之獨裁局面，恢復手段，自非經全會決定不可，且在滬在粵中委，多數不能到會，蔣氏御用代表，當然趕到捧場，縱有少數反對，然到會之大多數擁護，會議不過形式，蔣氏此次再登台，在會中可謂穩拿穩打也。B，汪精衛非蔣得不到政權，而蔣又非汪唱不了戲，互相勾結，狼狽為奸，蔣之委員長，殆為汪來滬中之交換條件，所以報答提携之恩也，故在全會中一提出。即強制通過，惟蔣氏

之權盛雖復，可憐多年打着革命旗幟之汪氏，已整個爲人犧牲矣。C，蔣氏之主張，在對日不抵抗，上海軍事失敗，爲蔣預定之步驟，惟事後善後問題，何以處置，全國民衆之憤恨將集于汪蔣二人，尤以蔣爲重，爲御責起見，不能不請全會代負其歷史上罪惡，一切中一切，全聽大會決定，如大會沒辦法，蔣汪當然也不負責，所謂大會者，汪蔣之大會也，少數人又可奈何，亂世之輿論，往往爲人利用操縱，民權民意者，欺騙名辭耳，革命多年之汪精衛氏，亦爲得失利祿所蒙，不得不爲人傀儡，以遺害於國家，是令人深爲痛惜者。

二 大會情形

大會以國難爲號召，使人不敢深致反對，滬粵中委除事實上不能到會者外，亦只有聽之而已，開會之第一日，大家即疏通意見，謂抗日軍事，非有專責不可，如須專責，

自非有專人擔任不可，軍事委員會，事權太不劃一，執行上貽誤頗多，故亟應產生抗日中之總司令或委員長，希望大家一致贊助，並以蔣為最適當人才，當提出此案通過時，汪為主席，全場空氣異常緊張，反對者激烈抗爭，以為蔣之獨裁，誤國至是，經過多少血泊，始行推倒，今復擁之出，並且在對日混戰中，不抵抗者為蔣，阻止援軍赴滬者為蔣，種種理由，皆謂無設從獨裁領袖必要，蔣更非此項人物，反對最激烈者為李濟琛與薛篤弼氏，汪當時頗窘于應付，然又不能不完成此項任務，否則何以對蔣，故最後乃堅決發言：「此案今日必須通過，」會場中贊成者當然居多數，此案卒通過，從此蔣氏地位又恢復，而恢復之最力者，為當時反對蔣氏最力者，不知此為利令智昏？抑為革命不擇手段？汪氏最後收獲又為何？言至者不禁為中國革命前途一嘆！

三 汪夫人之革命談

(十) 山浦鎮到洛陽

一四九

汪夫人陳女士，亦中委之一，汪氏行踪，陳莫不追隨，在二中全会之前，陳之革命態度，革命言論，較汪爲透闢，爲徹底，當三五相聚，（馮先生亦在座）陳當面詢汪：

「國難至是，從未見你拿出具體主張，你是要作官呢！還是革命呢！我實在忍耐不下了！」又說：（這是在滬戰最緊急時，在徐州說的）「現在戰事這般緊急，不派一援兵，又不投降，精衛！你是要作李鴻章呢！還是作李秉衡呢！若是作李鴻章，你就應當跑到上海去簽賣國條約，不過我希望你是作李秉衡！」汪先生被問得半晌不言，最後仍答到：

「我一定作李秉衡，別人不相信我，你也不相信嗎，若是我作李鴻章，你想煥章和任潮先生能容我嗎？」在到洛陽之前日，陳公博先生來對先生說：「汪非真幹不可的，汪夫人尤爲堅決，並謂汪如不革命，陳即以手槍殺之。」現在抗日已潰底不抗，國內猶殺人遍野，汪所舉出負責抗日之委員長行爲如何，已完全顯露於全國人士之前，吾輩爽直成性，深爲汪氏危，恐陳女士果大義滅親，爲國家而有殺夫之舉，則又將爲司法界增一

重案，幸汪陳二氏俱依然無恙，惟過去現在將來，究竟是何種把戲？姑記之！

四 先生又病

先生之病體未痊，勉強撐持來往于津浦甬海道上，已感勞乏，加之滬戰失敗，更給先生以嚴重打擊，故到洛陽之後，病愈加重，所以多次會議，俱未能出席，當到洛陽之夕，即上書辭膺命之內政部長，第二日將二中全會提案提出，但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是政府一貫文章，先生又何嘗不知道個中把戲，不過先生只知有一分力盡一分力，盡到無可再盡方為止境耳。

五 辭內政部長

函汪請辭內政部長

精衛先生惠鑒：本日返洛，奉到由行政院轉到內政部長特任狀一件，今晚又接到行

(十) 由浦鎮到洛陽

政院秘書處開會通知一件，祥思維再三，有不得不言者，自國府頒佈特任馮玉祥爲內政部長之令，迄今已經多日，既未敢拜命，又未即言辭者，實有其萬不得已之苦衷，而未敢遽發也，遲之又久，行屆開會，故不容不陳述之：祥此次痛心外寇日深，因不顧一切，奮身來京，以期促成團結，共禦外侮，凡可補救於當前，宜泯政見於既往，區區愚誠，當早爲先生所深察，即先生之抱病入京，想亦莫非此意也。不料祥來京之後，除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外，並先後兼任國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員等職，最近復以內政部長相昇，則是國難尙未能赴，而要職已經屢膺，倘爲革命而工作，能竭其智盡其力猶爲可也，但際此國難緊急之時，誠恐以一身之微，負繁鉅之任，設有貽誤，個人之負咎，猶其小事，其如國家何？况人不能不度德不量力，以夙無政治經驗如祥者，一昆蟲理全國內政，覆餗之譏，滋悚懼耳！響之未即言者，恐引起各方誤會，影響團結精神，繼思祥之不諳內政，幾爲人人所盡知，披誠而言，抑又何害？茲值明日行政院開會之期，

恐臨時缺席容有未當，故先期陳之。且內長一職，關係重要，亦不宜久懸，應請轉陳國府，另簡賢達，深懷素餐之戒，實不敢膺茲重任，其他如爲團結各方，共同對外，則無論如何必當罄其全力，以效奔走，特狀一併，隨函奉呈，伏維諒之爲幸！敬頌勛祉！言不百一，馮玉祥拜啓。

六 二申全會提案

崇祀烈士及撫卹殘廢案

前在一申全會曾有崇祀烈士及撫卹殘廢之提案尙未施行現在抗日軍事日益緊張此次爲國犧牲者爲數已不在少而撫卹傷亡爲政府應盡之責茲擬定辦法如次（一）爲國死難之官兵應於首都建立烈士祠省縣亦如之以崇祀我爲國捐軀悲壯義烈之烈士（二）陣亡官兵之遺族如父母妻子之直系親屬應優予撫卹（三）殘廢官兵應建築偉大莊嚴之殘廢院有美

（十） 由浦鎮到洛陽

一五三

衣美食以養之有完備設備以教之(四)十五年革命軍興以來之犧牲者應一併辦理以彰往績上述各項應請即日實行不宜再緩必如此然後方足以對爲國犧牲之官兵可告無罪方足以慰死者殘者而克盡政府之責任方足以振作抗日官兵之勇氣方足以激勸多數已死之人心是
否有當敬候

公決

提案人 馮玉祥

以武力收復東北失地并積極籌設鋼鐵三酸等廠案

現在上海戰事日益擴大而東北偽國又已成立此時無論爲軍事上之策應及爲領土主權之保全以武力收復東北失地此已不容再緩當然應取之堅決態度而不許稍有遲疑者應請大會決定此方針以示堅決對外軍事既經決定同時即應積極籌設大規模製鋼製鐵廠及三酸等

厥以爲軍事上之長期的供給蓋非下此最大的決心則外交決無勝利之可望而東北失地將永淪異國言念及此不寒而慄所提是否有當敬候

公決施行

提案人 馮玉祥

關於政治之提議五項

當茲國難日深，國民日困，政治日壞，官吏日媮，心所謂危難安緘默，特就所見，提案如左：

(一)注重民生問題施行工賑安輯流亡

本黨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會開會之時，曾有對於民生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應有最低限度之緊急設施之建議案，雖經決議交常會處理，而經過四年之久，尙無絲毫之實

(十) 由浦鎮到洛陽

一五五

現，坐視人民溺水益深，蹈火益熱，一般災民及失業之同胞，不淪爲乞丐，即流爲土匪，甚或受共黨之煽惑利用，此中危機所擊實大。茲擬先將需要最迫切之建設事業，擇要興辦，如浦信川漢同成包寧隴海新隴粵漢各鐵路，即日籌借外債動工興修，又如治河導淮滄江亦爲目前當務之急，應同時借用外資積極舉辦，盡量容納災民及失業之同胞，以工代賑，一舉兩利，惟借款用途必須由人民組織團體直接監督之，以免挪用，如此則借款可悉用之於建設之途，無業人民可免飢寒走險之害，水陸交通，亦於焉以興，蓋在此國難期間，先總理遺訓所示者，既未能一蹴而幾，即（玉祥）前提建議案，亦恐不易實現，故僅以擬借用外資興辦水陸交通以工代賑方法，是又更低限度之辦法也。

(二) 實行各種政綱政策及決議案

本黨過去之最大缺點，即關於一切新的改良與新的建設，往往僅有原則上之規定而無具體之辦法，或僅有具文之計劃而無實行之準備與實行之決心，例如第一次代表大會

關於農民方面曾有「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之決議，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民方面曾有「清理官荒分配於失業之貧民」之規定，乃時經數年而一般貧民之呻吟於苛捐雜稅及失業痛苦之下也如故，故外間對於本黨常有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之譏，喪失人局之信仰，莫此為甚，今後欲圖補救之策，必須指令各負責機關在一限定之時期內努力執行本黨過去一切有關國計民生之政綱政策及決議案，而即以其奉行之成績作考核與償罰之標準，由監察院施以嚴厲之督策，如此或可挽回已墜之民心，而完成本黨救國之大業。

(三) 整飭紀綱明別賞罰

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於茲數載，一般以革命自負之文武官吏奉公守法者無獎勵，而違法作惡者懲罰，是非不明，紀綱不振，無論黨務政治軍事人員除能真正自愛者外，一般已口趨於偷惰貪污之途，國事至此，若再不速謀振刷，幾何不淪而至於衰弱危亡也。

(十) 由浦鎮到洛陽

。玉祥故以爲必須賞罰嚴明，毫不假借，有功必賞，有過必罰，然後黨政軍之服務人員方知砥礪廉隅，各盡職責。

(四) 組織人民監督機關以監督政治財政

年來政治黑暗，財政濫耗，人民雖感受極大之痛苦，亦敢怒而不敢言，坐使政治日壞，財政日困，故（玉祥）於去年一中全會曾有組織人民監督機關之提案，蓋以爲不如此則政治財政官吏將永無清廉之望，關係至鉅，不容緩圖。

(五) 引用專門人才施行科學管理國家

中國政治混亂之最大原因，即常聚一般非專門學識之人才來負政治上重要責任，在滿清則候補道萬能，無論任何新舊建設事業，均委之於候補道之手，結果造成一種官僚政治而清社以屋，入民國則軍人萬能，無論任何政治機關，均爲軍人所竊據，結果造成一種軍人政治，凡事均訴之武力，不訴之法律，綱紀，而國家亦日形衰弱，欲挽救此種

危亡，必須採用科學管理國家之原則，以專門人才來負一切重要責任，尤須軍民分治，庶幾可以免用非所學之弊，而完成總理人盡其才之至意，（祥）之所以辭內政職務者，其原因亦在於此，蓋（祥）自從軍以來，垂三十餘年，對於政治多不諳習，若強治內政，則學非所用，深覺有覆車之危，而難獲駕輕就熟之效。

以上各端，僅具原則，倘蒙通過，自當由專人負責詳擬方案進而實行也，猶有附帶陳明者，即頃在南京勵志社開會及昨日二中全會之預備會，皆能人盡其言，儘量辯論，故（玉祥）以為嗣後如能作到「真正會議無話不說」八字，則國事定無不可為者特木斯曾以貢其愚，是否有當敬候

公決

提案人

（馮玉祥）

（十） 由浦鎮回到洛陽

一五九

(十) 由浦鎮到洛陽

一六〇

十一 由洛陽到泰山

一 離開徐州

自上海停戰之令頒發以後，先生鑒於國事不可收拾，憂心如焚，病益加劇，於是離開烏烟瘴氣的洛陽，來到徐州。在徐州病得十分沉重，咳嗽吐血，飲食不進，醫生告以徐州空氣污濁，地方乾燥，養病不宜，況且先生的病又非短時間所能治好，所以決計移住泰山。

先生于二十三日夜九時離徐北上，過兗州時，停留六小時，二十二師長谷良民到站謁見先生，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先生之專車到泰安，因先生在徐州動身時，曾先有電通知二十二師師長谷良民，故谷軍前派葉參謀來泰與駐泰之丁兵營長李成修，並泰安縣長周百鏗，公安局長賓肇康共同籌備歡迎。故是日到站歡迎者頗衆，先生之專車

共掛十節，同行者有馮夫人李德全女士，並鄧哲熙，任右民，王士九，鄧長耀，劉繩德，賀楚強，及醫生陳崇壽等，秦安縣長代先生預備之什所本爲秦山上斗姥宮，先生到後改住普照寺，先生到普照寺後，僅買了幾個燒餅，臨時充飢，對於預備之食品器具，一概退回不用，聲明不擾秦安百姓，縣長復送先生上山，先生說縣長是百姓的官，應代百姓作事，不應當來歡迎招待我，你來我覺不安，請勿送我。

一一 韓石等到秦山看病

韓復榘及石友三等，乘秦山號鋼甲車由濟赴秦安，探視先生的病，該專車午前十點十分由濟開車，午後一點半抵秦安，即下車站，直赴普照寺，韓率其二子步行，餘衆亦有乘肩輿者，時大風肆虐，塵治障天，目不可啓，先生扶病出，相見甚歡，並有老僧一人，在門外合手迎迓，先生即爲介紹，此爲韓先生，彼爲石先生，彼此作禮相答，深山

古剎，松風謔謔，令人悠然有世外之想！

先生與衆人相將入廟，即在院內月台隨月亭下談話，亭畔老松一株，綠蔭婆娑，映覆亭上，傳爲六朝時物，亭垣高二尺許，先生坐其上，而北，石友三面東坐，韓復榘則坐亭中石鼓上，相對晤談，餘人環坐於外，韓首問，老先生病勢如何？先生謂現已漸好，因前患白喉，咳嗽帶血，在徐州本應休息二星期，因濕戰甚急，只三天即到南京，旋又回洛陽開會，曾有兩次方在出汗時，到西宮簽到，因而回去大吐有一痰盂之多，不久又回徐州養病，彼處空氣惡濁，水復不好，每天大車聲煩擾殊甚，遂遷來此處，此處泉水清冽，較任何處爲佳，時老僧在旁謂：當日乾隆皇帝曾說：「泉水以揚子江水，泰山泉水，趵突泉水爲最佳，先生謂此松爲六朝時物，從未見過，劉熙衆亦問先生起居，先生並問聞承烈，聽說汝甚忙，何能到此？聞答：特抽暇來看望老先生，談至此先生呼老僧謂「請慈悲慈悲，倒茶與他們吃」

(十一) 由洛陽到泰山

先生續談掌故，謂『昔時孔子過泰山，聞婦人哭，使子路問之，則其父親，丈夫，兒子均被猛虎所食，問以爲何不遷他處以避？該婦人稱：「爲怕苛政，不敢他往」此便是苛政猛於虎之典故，是先賢所遺留之好教訓』，先生問劉熙衆，「此事出諸何書？」劉答：「出自禮記」。先生又說：「現在不能完全怨當兵的不好，上邊不發餉，本來長官多有錢，兵士却沒有，焉能不生問題」，再次談及國事，態度激昂，嗟嘆久之！先生旋以韓石帶去之餅乾橘子等餉客，又偕韓復榘，石友三，程希賢，劉熙衆，聞承烈等，在側面室中促膝談心，至四點半韓復榘，石友三，程希賢等辭歸。

二 接見記者

先生因憤慨國事，宿疾復發，自二中全會閉幕後，即滯留徐州，延醫養治，近爲避免應酬計，復於二十四日離徐北上到泰安，下榻泰山普照寺，準備作長期之休養，記者

聞訊，乃於二十四夜離濟赴泰訪問，二十五日早登泰山，投刺後，先生因方服藥畢，囑記者稍候，移時，先生扶病出見，即語記者，現在兄弟因病喘的利害，話不能多說，尙望多加諷諫，記者當即提出六項問題，請先生答覆：（一）問病狀及每日起居情形？（二）對現在時局感想若何？（三）最近赴濟南否？（四）對內政部長將來就職否？（五）對時局預測請簡單答覆？（六）對現在時局應如何應付？先生因昨日談話過多，今日喉症加重，說話甚痛，即以親筆書面答覆：（一）現在每日吃藥二次，所患白喉未愈，痰中帶血，由陳大夫崇壽醫治，（二）時局甚危險，盼將寧好點！（三）不能到濟南去。（四）對內政部長已向中央電辭二次，因本人對軍事雖稍有經驗，對政治則尙欠研究，實不能就任，所以力辭。（五）對日必須抵抗方能成爲個國，否則危險萬分。（六）希望民衆監督政府，用外交手段收復失地，並望全國團結一致抵抗，方不致亡國。

四 再辭內長

先生於三月二十五日，再電汪精衛及國府，以辭內長，原文如次：

(一) 致汪電：南京江院長精衛先生惠鑒，有電敬悉，辭前在洛陽，曾兩次函請，另簡高賢，出長內政，近日病復加劇，亟須調養，內長一職，仍請先生早日另任賢能，俾利內政，無任企禱之至！特電肅復，諸祈察照 弟馮玉祥叩有(二十五)。

(二) 致國府電，南京洛陽國民政府鈞鑒，前奉鈞府特任玉祥為內政部長，奉命之下，自視才力太短，責任太重，且用非所學，深懼不克負荷，當經函陳行政院汪院長，請予轉呈准辭，雖承覆函慰留，仍未敢遽膺斯任，竊念玉祥壯歲從軍，學識淺薄，政治一端，多未諳悉，然深知內政措施，關係全國安危，民生樂苦，况際此瘡痍滿目，百廢待興，絕非不學無能如玉祥者所能勝任，加以久病不愈，尤難驟膺繁鉅，為此懇請准予

辭去內政部長職務，另簡賢者，俾臻治理，臨電屏營不勝待命之至！馮玉祥叩有。

五 函各要人表示態度

先生到泰山後，因外界不明真象，特致函各要人表示態度，茲將各信錄後：

致胡漢民先生函

展堂先生惠鑒：何任兩同志携手教來山中，諳悉一一，并晤談確切，深慮遠識，皆從經驗中得來，壁畫熟籌，尤爲不可援之兩務，敬佩無既，輒爲神往！蓋本黨自北伐完成以來，一壞於黨的官僚化，只有虛僞敷衍粉飾逢迎揣摩推諉諸惡現象，故真理泯沒而不彰，是非淆亂而不明，一壞於黨的軍閥化，只有把持壘縱橫暴戾暗諸惡現象，故一般人民，畏之如虎狼，恨之如仇敵，一壞於黨的流氓化，只有誇大口惠欺騙諸惡現象，故

(十一) 由洛陽到泰山

好話爲之說完，以事爲不作盡，此三者不特爲本黨之大污點，亦係中國革命前途之大阻礙。玉祥之愚，以爲欲求其不至官僚化，必先於同志間，實事求是，存誠去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其一；欲求其不至軍閥化，必先砥礪廉隅，嚴肅紀律，盡領導民衆之責，無煩擾民衆之弊，此其二；欲求其不至流氓化，必先言之必行，行之必果，始可證明革命並非空談；而有以兩人■民之仰賴，此其三；凡此三端，雖不免稍嫌抽象，然欲救過去之積弊，開未來之新基，實不容忽視者也。區區之見，特爲先生貢之！其未能詳者，則請○○同志趨陳種種，維先生鑒察辱教，幸甚幸甚！敬頌興居，康勝不一！弟玉祥拜啓二一，四，一七。

致陳銘樞先生函

真如先生助鑒：擢別以來，時毀馳慕！邇者暴日猖獗之虛，以咄咄逼人之勢

，進而凌我，回憶十九路軍御侮淝澗，瞻依之懷，其何能已！然先生領導革命軍人，發揚民族意識，必能始終其事，則前此之戰績，亦不過光榮歷史之首頁耳！遠企風采，時盼明教！弟自移借廬，頗習清閒，久病之軀，賴以稍適，惟每念國難方殷，國恥待雪，則又不禁憂憤橫生，而未能超然物外，不識高明將何以見教也，茲請劉定五先生代候與居，藉致拳拳，至希惠予接納，無任企幸！專此佈臆，敬頌助綏！弟馮玉祥拜啓二一，四，二六。

致蔣光鼐蔡廷楷戴孝悃先生函

光鼐，廷楷，孝悃，先生同志助鑒：久遠豐采，時切馳思，比維助譽日隆，與居嘉暢，敬祝無共！邇來日軍野心未戢，益肆猖獗，回測執事溘瀝一戰，使全國懦弱之風，爲之振作興起，民族前途，正深慶賴，乃卒不能不因撥絕之故，忍痛退師，致釀成今日

之勢，真可爲感觸悲憤者也！祥山居日久，時念高賢，茲請劉定五先生代致蕪函，并候佳況，順頌助綏！諸維察照不宣！馮玉祥拜啓二一，四，二七，

致程頌雲劉蕪隱先生函

頌雲，蕪隱，先生大鑒，前託劉定五先生代致函候，諒承鑒察，比維第祉嘉勝，爲頌爲祝！弟山居養病，乏善足陳，惟每念時局日非，輒爲殷憂莫釋，未審先生對此危辱之國家，當作如何感想？甚望時惠嘉言，以啓弗逮也！茲因協和先生返滬之便，託致拳拳，順頌晏弭，不盡百一！

弟馮玉祥拜啓二一，五，七，

六謝絕汪精衛餽贈洋二萬元

汪精衛以尤生在秦女養病，厥狀消貧，特滙洋兩萬元以爲餽贈，先生以所函爲政府

之公款，而政府進款，雖點滴，亦係貧民血汗，似不當爲私人所授受，故謝絕，原電如下：

致汪電

急，洛陽汪精衛先生惠鑒：密，青電敬悉，弟養病山中，遠勞綺念，辱接鉅款，彌增慚感，年來國家財政，困難已達極點，人民艱苦，已到萬分，其原因半出於不爲民生之建設，半出於執政者百萬數十萬數萬之隨意贈人，得款者隨意揮霍，致成今日之奢風，贈款者鋪張必較，造得日事搜刮之政治，言念及此，痛心之至！先生爲國難出而執政，侮之態與與否；尙未敢知，然此文錢都是老百姓血汗，不准濫用之風，不可不力事提倡，而實行之，以稍慰同志之心！韓與先生共患難多年，且爲無話不說之同志，故敢冒昧上言，並辭鉅款，謹謝之至，馮玉祥。

(十一) 由洛陽到泰山

一七一

七 爲貧民辨誣

國聯調查團來中國後，問遊各地名勝，至泰山時，遺失手杖一支，縣長周百鏗將轎夫拘押，特於日前致函周縣長，以爲應將轎夫釋放。茲錄先生之原函如下：「百鏗同志台鑒：頃聞執事因國聯調查團某君遊泰山時，遺失手杖一支，竟將轎夫二名拘押，追究失物，此大誤也。遊泰山者多矣，從未聞有遺失一草一木者，而遺失之物，又爲手中所持之杖，而最不易於遺失者，縱令遺失，安知非其自己之所遺，與轎夫何干？再進一步言，即或遺失，亦尙有其隨從之人，而轎夫不負保管之責，況全無法律之證明，何得遂輕率加以誣蔑，足見失物者自己不憶之過，與轎夫無涉也。故吾認爲此種事實，含有幾分滑稽意味，否則即爲有意侮辱吾中國人，執事不察，竟至累及無辜，蓋因看外國人太重，看自己太輕，誠大誤也。須知自九一八事變後，我東北三千萬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者

已二百七十餘日之久，比烈火之燃眉，如磐石之壓手，倒懸之厄，待救正殷，而國權調查團，方優遊各地，不聞其有任何積極補救之表示，儘其爲負有正義人道之使命而來，似不應出此，吾早逆料其有今日，故於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後，即發出數電，痛言倚賴國職之非計，以今日之情勢觀之，則吾不幸之逆料已漸次證明其非過矣。此次調查團未來泰安之前一日，韓主席向方會來電云，願晉謁一談，當時復電會以病辭，實則吾病本無若是之甚耳！吾以會晤調查團爲羞，蓋以不敢置信其必能秉大公正義，而解決中日問題於盡善盡當也，吾又以會晤調查團爲歎，蓋以其從容遊覽各地名勝，對於正當之使命，似無多大意義也。吾更以會晤調查團爲恥辱，蓋吾以四萬萬七千萬人之國家，而不能保其領土主權之完強，人民之安全，甚至搖尾乞憐於國聯會議，此而不足爲恥辱，真不知天下尙有恥辱之事否！故吾雖以病辭，實則有深痛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侮辱既由於自取之矣，人又何樂而不侮辱之耶？今者中國政府方待調查團以上賓之優禮，而調

查團對於吾同胞乃不免有侮辱之意，誠屬憾事，此蓋係由我國朝野上下，對於調查團致其過份之歡迎，啓外人輕視心理，有以名致之者！執事爲親民之官，不能爲人民辨屈，誤入人無於罪，使有識者知之，必不贊美執事爲盡職守！而將譏誚執事爲無骨氣，是執事此舉誠大誤也。中國爲被壓迫之國家，而貪苦同胞，更受國家官吏之壓迫，受此重層壓迫者，雖身負重創，又將誰告耶？執事之地位，在昔爲父母官，應視民如子，而慈愛之，在今爲公僕，應視民爲主人，而維護之，無論如何，決無輕入於罪之理，望速將被誣之貧苦主人，即日釋出，以明是非，而免誤累！且爲吾中國保全此幾微之體面也！知執事平日做事頗幹練，然猶不免有此失措之處，因爲執事深致惋惜，故亦不覺言之已長，且吾忝爲中央及國府委員，對此等不容緘默，非好爲多言也，執事其亦深察之！吾勞苦同胞，雖貧且困，然究爲中華民國之主人，爲公僕者，不可不至謹至慎，以盡應護之責，今而後執事其亦可以深自省問而勉力，爲苦同胞盡其愛護恭敬最大之任務，勿再

有此類輕率舉動也，是所至望！馮玉祥啓。

八 優遇殘廢官兵

先生在軍中時，對於官兵，視如手足，先生之家庭，即軍隊，故先生無積蓄，無私產，稍有餘裕，即用在官兵身上，尤其對於因戰受傷之殘廢官兵，更體恤無微不至。凡軍隊駐紮之地，必有殘廢官兵院之設置，自先生不問軍政事之後，凡殘廢官兵來謁者，先生雖于經濟艱窘之時，亦必妥為安頓或救濟，去年先生因國難南下，沿途所遇殘廢無歸之官兵，先生特為在洛陽設院安置，一切衣食藥備極豐厚，最近來泰山之後，仍有殘廢官兵來就者，先生特為在關帝廟中收容，並為之裝置假腿，優為待遇，先生之意，頗欲相同以待遇，普及于一切受傷殘廢之武裝同志，惜因經濟力所限，尙未能立刻實現耳。